



目 录

前 言 /1

普罗旺斯的幽思游思：日记、冥思、掠影

疲惫的行程 1/1

马尔格的圣荷曼 1/3

每一刻光影变化不同的姿势 1/8

浮在水上的小城：“索河上的岛屿” 2/4

尼翁掠影 2/8

蓝窗紫田 2/9

古罗马圆形剧场和罗讷河畔的阿维尼翁 3/2

维尔滴幽邻镇 3/6

塞古瑞：法国最美丽的村镇之一 3/8

伊恩、瓦莱丽的故事 4/0

到山村布朗特去	4/2
索宾与阿曼多：两个外来的普罗旺斯人	4/6
走向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在山刚草柔之间	4/8
走向普罗旺斯的艾克斯：“泣泉”和“幽悠细诉”	5/3
走向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塞尚的圣维克图瓦山	6/0
马赛旧港口小停	6/6
看书、写诗、试画画	6/8
一个新排的石头阵	7/0
走向阿尔：于泽斯、嘉德水道桥和阿尔	7/2
走向阿尔：梵·高的画土	7/7
到尼姆：罗马第一个殖民城市	8/4
回马尔格的圣荷曼之前	8/6
在家休息	8/8
出入于德龙高山的谷豁	8/9
为雨疯狂后的雨思	9/1
阿尔代什河谷与弓形桥	9/4
寻昆虫大家法布尔博物馆未果	9/7
上丰都峰	9/9
格日囊的书信展和林纳画廊	10/1
伊恩纪念他德国朋友的雕塑	10/3
普罗旺斯外：初识里昂 I	10/4
普罗旺斯外：初识里昂 II	10/6
回马尔格的圣荷曼去	10/8
最后的试酒	10/9

再见，普罗旺斯！ /110

普罗旺斯：诗

马尔格的圣荷曼 1/15

吐列特村广场的正午 1/17

高热下沃克吕兹的谷原 1/19

普罗旺斯夏天的落日 1/26

维松 1/28

沃克吕兹泉 1/31

尼翁 1/33

古罗马桥下 1/35

维尔滴幽 1/36

异乡蝉夏 1/38

塞古瑞 1/40

山村布朗特 1/42

酃紫薰衣草田 1/45

哥尔德 1/46

柔斯咏的诞生 1/47

在芦马琳加缪的墓前 1/50

阿普特 1/52

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1/53

圣维克图瓦山 1/55

嘉德水道桥：冥思 1/57

阿尔 I 1/60

阿尔 II 163

普罗旺斯的戾堡 164

阿尔代什河谷 165

苦热一月后的雨 166

丰都山 167



前 言

普罗旺斯是Provenc的音译,来自拉丁文Provincia Roman,是罗马在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125年间在现在的法国南部打败许多外族后建立的属土,是意大利以外的一个省份,也是罗马人的度假区。普罗旺斯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区域,现在虽然讲法语,但文化上往往不与法国认同。多民族、多文化包括了意大利古代的古里亚人(Ligurians)凯尔特人(Celts)希腊人(尤其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罗马人、条顿民族、日耳曼人之一辛布里人(Cimbrians)哥特人(Goths)法兰克人、阿拉伯人等等,都曾在普罗旺斯亮丽温暖的太阳下留下他们独特丰富的文化征象,并熔为一炉,现在最显著的建筑,除了天主教堂、修道院之外,就是古罗马时代留下的巨大的遗迹,如现在横跨伽东河漫长输水道的一小部分嘉德水道桥(Pont du Gard)如阿尔(Arles)和尼姆(Nimes)的斗兽场,如在奥朗日(Orange)城内看到的整个罗马帝国遗留下来最完整的古代剧场,如维松(Vaison-la-Romaine)回廊式的庞贝门和罗马的华清池……都是极其迷人的,对研究古代历史古代建筑者实在是一个流连忘返的宝藏。

但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庞德介绍 12 世纪在普罗旺斯的游唱诗人 Arnaut Daniel 他精致的情歌的诗艺，他语言的精到，庞德解释的独特，后来引出了现代诗语言艺术的巨大变化。这虽然很重要，但对普罗旺斯这个地方的认识没有很大的帮助。我真正对这个地方发生兴趣，是来自印象派以来画家莫奈、雷诺阿、塞尚、梵·高、毕加索、马蒂斯等人兴发的爆炸性颜色的革命，在普罗旺斯瑰丽闪烁的阳光中找到颜色的一种新的生命。有人甚至说，我们对普罗旺斯的感觉，包括现在各城镇商店内的商品和装置的色彩都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更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和慈美曾经两度匆匆经过，过而不能留而耿耿于怀，觉得我竟然让时间击败，而没有制造（而且可以完全制造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1984 年在欧洲买了一部车子作长途的欧游，其中一段是由巴黎到米兰，计划中想两天赶到。第一天赶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 已经是晚上，我们只在米拉波（Cours Mirabeau）街上的路边餐厅吃了晚饭和看了一些喷泉，第二天便上路穿过“蔚蓝海岸”到米兰去。我们一直后悔没有多住一两天，去感受她人文的脉搏。虽然只一夜，我印象已经很深刻，我曾写下这些段落：

一个小城，但有近百的喷泉。在每一个交叉路口，都有喷泉的设施：或带希腊罗马雕像腾空喷射，把灯光散落如花雨；或古老青苔的独柱，幽幽地诉说情侣细致绵绵不尽的话语；或匠人精心特制的雕岩，流传着南方种种的传说。一路淙淙的清脆鲜丽，使穿行者的步足都抒情起来……至于华灯，都毫不吝啬地争放，尤其是在米拉波大街上，两边的梧桐树把街变成绿叶覆盖的隧道。路边的咖啡座、茶室、餐厅都从内里推到大街的中央，推到喷泉水池旁。在华灯下，杯光四起，跃自红色的

桌布。在华灯下，盛装的男女，互相依倚，漫步来漫步去。在华灯下，咖啡香、茶香、酒香、花香、水果香争相绕升，好一片悠闲之乐。赶路人，你能排拒它们的诱惑而不往椅子后一靠或一杯在手，让时间停住，让你从疲惫中苏醒？

又一回，在1990年8月，我们从巴黎开车通过中部山脉到哥尔德(Cordes)、阿尔比(Albi)、卡尔卡松(Carcassonne)，经过阿维尼翁(Avignon)，再到阿尔。我们因为从西面来，经罗讷Rhône)西岸，看到阿维尼翁的三十九个塔楼和俊美的城门反映在玉蓝色的河水里，如梦样，如童话。因为时间还早，就想先到阿尔，再回头来参观。我们很容易便开到阿尔城的中心，在时间染黑的斗兽场旁边找到停车位。爬上斗兽场看，这个椭圆形的斗兽场相当大，占了旧城几乎五分之一强。一环一环的座位旋下，想像一年一度的斗牛，全场满座的兴奋热闹场面，必然更壮观。此时已是中午，在8月，法国南部正是高热的月份。我们回到车子想拿个什么东西，竟然发现有人撬过门锁想偷车，这么一惊，游兴大减，不敢久留，就开车离开。到梵·高回巴黎前入住的精神病院，圣雷米(St. Remy)的St. Paul de Mausole，那天没有人，死寂里有一种愁伤在他画过的中庭的花圃升起，我们想像他画那幅风旋星转近乎呼喊的《星夜》和受刑似的《橄榄林》的境况，我们在门外的橄榄林徘徊了一阵，仿佛感到当年这些树和树后面奇怪的山石说着一些梵·高的话语。但我们一心要看阿维尼翁，就赶过去，不料因为是戏剧节，城里城外都是车和人，到旅客询问处想订旅馆，满满满，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向北开，终于在奥朗日火车站附近找到落脚处。因为已经入夜，我们饭后往城里走，起先没有什么人，后来看见一大堆人，手上拿着枕头，都走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好奇，也跟着过去，才看见古罗马圆形剧场，剥落而雄壮。原来那天晚上在这里有音乐会，

放在石级上做椅垫的。能在这个罗马帝国遗留下来最完整的古代剧场听一场音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试着买票，居然买到，虽然在最高最后一排。那晚的节目已不复记忆，但声音效果之好，过去从没有经历过。

不知怎的，第二天起来，忽感旅途劳顿，就决定当天开回巴黎去。就这样，又失去了细细观看、感受普罗旺斯的机会。我们一直觉得这是未了缘，心底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回来。

今年有机会回来，而且要住上六个礼拜，都是缘合。去年，和我合作过制作“刷物”（Surimono）的英国艺术家和雕塑家伊恩·泰森（Ian Tyson）带着他的伴侣瓦莱丽·卓文（Valerie Chowe）来访，我无意中提起我们的心愿，他说我们可以住瓦莱丽的房子。我们当时没有接腔。后来因为我6月初就可以出动，就电邮给瓦莱丽和伊恩，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以很便宜的方式租给我们，恰好儿子灼和媳妇乐芸今年可以同游，这样便决定了。马尔格的圣荷曼（St-Roman de Malegarde）是个小村子，我们觉得可以做个点，由此出发可以拜访很多（官定的）“法国最美丽的村镇”（Les plus beaux villages de France）慢慢浸染普罗旺斯的气味，应该是最理想的。

这里的日记，对古罗马的古迹、教堂、修道院等，没有打算做学者式的陈述，思古幽情容或有之，但没有考古、历史的发挥，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把当时对自然人文景象的直接感受、思迹记下。小说家福特（Ford Madox Ford）在他的《普罗旺斯》（*Provence* Ecco Press, 1935）书里说：“住在普罗旺斯是要忘记冷的滋味；我里头全是温暖。”（78）在那里谁会犯罪呢？完全是多余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舒服，如果……享受人生就是罪，那么生命就是一大串的破戒。”（79）“那里的人再一次投入永久的、永远的熟练的工艺，文化的制造，捕鱼，放牛，驯马，修剪葡萄藤，榨橄榄油……节俭、稳健适中、无尽显赫的心性……在普罗旺斯是这份心性，远比来自

意大利的拉丁个性,更能挽救北面的文化使之不堕于野蛮。¹(101)我们可以这样说,福特将普罗旺斯如此理想化,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目睹北方文化的野蛮狂暴,在一种绝望的心情下,在普罗旺斯找到一个地上的乐园,也许是过度的美化。但如果普罗旺斯本身不具有相当的条件,他也未必能这样地赞美。普罗旺斯一定有其迷人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要寻索的。

关于本书的照片,风景事物选自儿子叶灼的作品,日常的生活照,则出自太太慈美之手,都有分别的注明。

注 释:

1 “刷物”(Surimono)日文指一种独特形式的艺术印刷册页,通常四页至六页不等。一首诗经过设计家精心设计,涵括艺术家对诗的印象作艺术或线条的诠释,构成一本册页。

普罗旺斯的幽思游思

日记、冥思、掠影



阿尔代什河谷



疲惫的行程

6月4日至5日，星期三至星期四

越洋的飞行到巴黎路途遥远，本来已经很累人，要到普罗旺斯马尔格的圣荷曼小村，还要坐三个小时的特快火车到阿维尼翁，换租订好的车，再开一个多小时左右才可以到达。哪知飞到巴黎，出了戴高乐机场，拖着行李到了机场的火车站才发现大罢工，原定的班次取消了。搞了很久，找到一班，从巴黎市内里昂站出发，我们换计程车要赶到市内车站，又碰到高速公路大塞车，急死人了。赶到了，入站一看，大庭前都是焦急的脸孔，因为去阿维尼翁的那班车的月台标示老不出现，出发的时间已经很近。这时群情汹涌，原来罢工的人躺在轨道上，不让火车进来。我们特别紧张，如果赶不上这一班，可能要在巴黎过一夜；如果太迟出发，到了阿维尼翁，租车的地方已经关门，就没有办法赶到马尔格的圣荷曼。但更麻烦的是：因为友人伊恩和瓦莱丽这几天去了摩洛哥，安排英国朋友朱迪思（Judith）替我们准备了晚餐，我们七点前必须赶到。出发时间

过了，还是没有下文。等了好一阵，广播才说，到东面的月台去，拖着大小行李的人潮，突然逃难似的，你推我拥，走过长长的通道，好不容易才上了车，抹了一身冷汗。

在阿维尼翁拿到车子开上A7高速公路，北行开到柏连(Bollene)出口已经快七点了，从柏连，走小路，通过苏斯拉芦斯(Suze La Rousse)和吐列特(Tulette)两个小镇到马尔格的圣荷曼，还要近半个小时，但我们可以安心了。一路上是典型的农村景色，这一带是罗讷河区的“美酒之路”，极目都是葡萄田，青绿葱葱引向远山，零落的农居，大概都是酒农，到处有“酒窖”、“欢迎试酒”的字样，我们不时看见古堡残垣的标志。城镇不大，此时已经是下午七点，仍然非常光亮，但人迹几乎不见，街上的房子黑灰黑灰的，带着不同颜色的百叶窗，有一种古拙的感觉。

我们开到瓦莱丽的房子，惊喜地看见朝向葡萄田和远山的阳台上色彩鲜明的餐巾和刀叉盘碟，朱迪思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猪肉包杏果的烧烤、烤蔬菜、腌肉沙拉。美味有山景助兴，可以消除近二十四小时旅途的紧张和疲惫。



马尔格的圣荷曼

6月6日，星期五

昨晚太累，还来不及描述瓦莱丽的房子。它是由典型的农居改建而成，外形保留了灰色砂石的拙趣，里面的设备是现代的。空间布置则粗拙典雅互玩，粗大的木梁是原有的，赭色配白墙，净丽宽阔。主房以外的房间狭窄，但因为利用了旋转楼梯和三叠空间，有旋游的趣味。我和慈美睡在顶楼，很宽敞，但像阁楼。旋下来不到七级，是较小的房间和一个小书房，给灼和乐芸。两个窗都面对无尽的葡萄田。再数级是客厅和厨房。在我们的睡房下面，楼上睡房走廊的一头是栏干，往下看是高高的玄关，通过深蓝框的玻璃前门是引向山景的葡萄田和防风林。是非常舒服的居所。房子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改建好，百叶窗还要换新的，房子的另一面是瓦莱丽的工作室，据说还要加建一个工作室给伊恩用。昨晚我们在享用晚饭的阳台，朱迪思告诉我们，才完工不久，我们竟然是第一批住进这新房子的人！

昨晚下了一点雨，早上清凉舒畅，但一件单衣即可。我们来前曾问及6月初的天气，瓦莱丽说，还有春寒呢，所以在床上为我们预备了薄薄的棉被。但昨天我们在阿维尼翁拿车子的时候就感到闷热，所以估计所谓春寒，恐怕已尽。

早餐咖啡面包果酱，在温暖的阳台上，越过葡萄农庄，越过一列又一列疏落杨树的防风林，看远方带灰蒙而绿意盎然的远山。深绿的树毯间以浅绿的看似草原但估计更多的是葡萄田，展开大幅的由不同绿构成的织锦在无边，引向无限。后面更远的山，蓝灰的山影，极安静，那种感觉仿佛唤起那年在英国的湖区一个村落看上去的情景，但又不是。也许是因为葡萄叶子特有的色泽所散发的气氛？如果没有鸟儿偶尔的鸣叫，如果没有从山上教堂散出来的钟声，此时此刻，只有自然在无声中演出。空气中有无限的温暖，也许因为远途的焦躁一时得到了放松，一种懒意缓缓升起。这，仿佛也是普罗旺斯的一种气氛，在田野中山中群花中散漫自由……



葡萄田后面是疏落的防风林，后面是带灰带蓝的远山，深绿的树毯间以浅绿的更多的葡萄田，展开大幅由不同绿色构成的织锦在无边。（叶灼摄）

马尔格的圣荷曼小村
(廖慈美摄)



乐芸因为时差，一早就出去走了一趟，早餐后，慈美、乐芸和我再一起出去。镇中心的广场，看来翻新不久，中央一个喷水池，旁边一个罗马风味的拱门。从那里看上去，屋宇层叠，依山而上，仿佛意大利的山城。事实上，颜色、街道弯窄而上、屋宇古老木架的窗棂、百叶窗的蓝调青调、屋宇的粉黄粉红，也都有意大利山城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个带尖塔的教堂，屋前屋后不会忘记有窗花，花的类别也很多，包括酊紫的薰衣草。有一个园子，此时都是樱桃满树，令人垂涎。从山顶看出去，一片河原的树绿和葡萄田的鲜绿沉入远山的深绿里，是悠远玄远的一种寂静的乐音，舒泰异乎寻常。

*

因为中午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午休，从十二点到三点，就决定迟些出去吃午饭和买菜及日用品等。我们曾在书里读到一些友善的劝告：“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旋律，旅人除非耐心地学习这个旋律，否则他们便永远是个局外人(Juliette de Bairachi. l'évy在

十二点整，一切都关门，除了一些食物店，有时会开久一点之外，商店、邮局、汽油站、修车场、市政府、银行，这些一定准时关闭，因为他们的员工都要回家吃午饭，但在法国的午饭(*dejeuner*)的意义是与众不同的。有些地方两点、两点半或三点才再开门，有些四点才开，有些就不再开了。要办什么事，最好在关闭前完成……调整你的时间表，跟进法国的时间……”(Yvone Lenard *The Magic of Provence*)

当瓦莱丽在信里说，马尔格的圣荷曼是个小村子，我们没有想到它连一家面包店都没有。我是个面包狂，我只狂欧洲的面包，皮脆香而有嚼头，所以多年来只要来欧洲小住，譬如在巴黎、米兰或是西班牙的戛尔哈，我早晨都走路到面包店买新鲜出炉的面包。马尔格的圣荷曼没有店铺，估计因为吐列特镇就在爱谷河(*Aygues*)的对岸，车程不到十分钟，大部分日常需要的店都齐全，光面包甜点的店就有两家，要走路不是不可以，但距离并不近。我们在来之前，看了地图，见村子就在河边，还打算每天到河边散步。今天去吐列特，经过窄桥一看，河干了一大半，是一条沙河。一条细细的水在流，浅浅的，水还清，但两岸都是林木，事实上是防风林的一部分，没有可以散步的路。当然在河沙上走也是可以的，但天气如此之热，我们怎么也没有料到。

我们约在下午一时到了吐列特的镇中心。两排法国梧桐，一大片浓阴，本应该是个广场的中心，现在是个停车场。果然所有的店都关门午休，只有一二酒吧兼饭店营业，我们看中一家叫做 *Café de Commerce*，简单的套餐好像还不错，只见老板带着笑脸抱歉地说，卖光了，然后细心地跟我们说，离城约四公里有一家餐厅可以试试。我们沿河谷这边的路东行，仍然是葡萄田，天气愈来愈热，在一种无声的蒸腾中，在转向布易松(*Buisson*)的路上，在河边的大树群下，在一些吊篮的花丛中，果然有一家很大的叫做 *la*



在农庄改建的房子的阳台上，一点酒和看不尽看不厌的葡萄田野。左起依次为作者、廖慈美、黄乐芸、叶灼。（叶灼摄）

Guinguett的户外餐厅。我们找到树阴下的位置，有些河风吹来，暑气略消，而套餐算是便宜，味道还不错。这边的河水似乎多些，有几个人在玩水，在寻虾？在挖蛤蜊？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买菜及日常用品，午餐后又开回吐列特，此时小超市 Coccinelle 开门，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买到，便回家休息。我看瓦莱丽的菜园已经干得很，就决定以后每天替她浇水。

可怜慈美要在大热的厨房里弄饭，她的手真灵巧，一下子就弄好了丰富的晚餐。我们在阳台上用饭，看日色刻刻转变，涌云，着红。这里夜来得很晚，九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想起女儿和孙子在等着消息，就回房去给他们发一封电邮……



每一刻光影变化不同的姿势

6月7日，星期六，热

Kermit Lynch说普罗旺斯之行有一种神奇的效果，是精神、情绪的振奋，像心结之突然被打开，放松，内在空间的开放与激动反映外面无尽舒展的景色……

普罗旺斯对心灵是好的。“当我行近卡西(Cassis)看见闪烁的地中海令人惊艳的景象时，我歌唱，我开怀快乐，我神驻心中。”最后的三句话，必须出自一个已经认同普罗旺斯文化气质的人，但对我这个外来人来说，情绪的振奋，心结的打开，心理的空间随着外面无尽风景舒展开放，也完全符合今日的心情。

我们两日来虽然已经穿过不少葡萄田，但直到今天去维松路上经过的沃克吕兹(Vaucluse)广阔无边的谷原才感到自然的跳动。一面是路上增加了很多灿烂的不知名的黄花与阳光相映照，增加了其他不同色泽的野花，包括红色的罂粟花招引着我们，令我们目不暇给；一面仿佛一直在重复着自己而其实是缓缓变化的绿野，有无尽

的葡萄绿叶及草木的绿并合成深深浅浅的绿,有因着我们弯弯曲转高高低低行走所开启的另一种绿。尤其是弯向高处,忽然一大块织锦般千种绿的挂毯开向极目不尽的深远,披着氤氲的绿而因着远而灰而蓝的谷豁,向两边的高山跃起,神秘,雄浑。这整个绿调的变幻,仿佛是由一种不断变化的绿无限展开所构成。这当然也是普罗旺斯独特的旋律,在广阔空间谷原上延展,在云动蔚蓝的天空的驱使下,一折一折地演化着。也许乏思的旅人说,看来看去都是山都是葡萄田,我们会说他们感性迟钝,但为什么这样仿佛重复的一片绿,会引起我们注思不厌呢?为什么我们每天坐在这暂时的家的阳台看同一块绿野,也相看两不厌呢?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梵·高、塞尚以及先行者莫奈等人 and 一般人之差别。同一个山,同一个田野,甚至同一个动作,同一棵树,同一块麦田上同一所农居,都可以激发出十张到一百张的画,每一刻的光影的变化都呈现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色调。一个画家眼睛所看到的,变化从不曾停过,重复而并未重复,这是自然细微变幻的律动。用道家的话说,万物万变万化,不变中之万变,万变中之不变。诗人安蒙斯(Ammons)有一次看见风吹的沙丘,他说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新的沙丘诞生。这也是为什么凯奇(John Cage)说,我们惯于把声音和寂止分辨隔开来定名定势。事实上,每一个寂止里包含着不少的颤动,那种泾渭分明的思感方式把自然分割成及囚死于姿、色、形状、律动中,而无法思入、感入这个细微的种种不同的颤动里,所以才有自然重复又重复的感觉。普罗旺斯,也许代表了一种开阔和峰回路转不断打开新空间的情状,也许是阳光与万物互玩的关系,容易激发起我们进入这些细微的颤动里。我们在意大利的提洛尔山群中感着,在英国的湖区中感着,在承德的绿色山波中感着,这些仿佛都曾唤起我童年在乡间的田野引向远山深谷的冥思。譬如今天看到的几个角度,我下意识中催着自己:再回到那些地方,再看再看。我虽不是画家,

但不瞒你说，我有一刻作为画家的冲动。

★

来维松，是要看乌位沙河(Ouveze)两岸的下城与上城。下城主要看发掘出来的罗马古城遗址的两大片，分别为Puymin和La Villass两区，就在城的中心。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在旅游季节之前，虽然是礼拜六，人也不多，有一种悠游自在的感觉，如果不是那样反常的热，游兴更舒畅。我们车子泊下来的地方，刚巧在中世纪留下来的圣母院旁边，我们就先看它。古朴、粗粗石刻的厚墙，没有很多的窗，里外都没有雕饰，拱形圆顶也没有，反见庄严。在灰黑的墙边，有不少花在怒放，包括果实累累的桑树与樱桃。钟楼顶上，野花几株摇曳，有一种废楼的感觉，更见古拙。最令人触目的，是教堂的奠基，用了不少古罗马的断柱，一种垂直历史的层叠。其实，整个城的个性也一样，现代层叠在古代上，罗马的贵族住宅、回廊廊柱、镶嵌细花满地、浴池、拱门、剧场……与现代商店并立。这个在法国境内最大的罗马城遗址，规模虽然无法和罗马或在现在



在葡萄谷原的绿毯上，一个一个带尖塔的城堡，如帆动的船在空气中驰行。（叶灼摄）

维松厄立在岩石上的中世纪的上城，巷陌拱门垂花，蓝紫调的百叶窗，炽热的中午竟一片凉意。（叶灼摄）



的土耳其境内的以弗所(Ephesus)比，但仍见庄严坚实，令人遐思怀古。最尖锐的故事应该是 1992 年的一次大水灾，号称现代坚固的新桥，一下便被冲掉，部分城市也被毁，但罗马时代连接两城的石桥，一点都没有受损！

法国梧桐、柏树、菩提树、多色盛放的夹竹桃夹道，我们走在下城，有一种闲情逸致的感觉，尤其是在广场旁一排咖啡店、餐厅、冰淇淋店，客人都闲坐着看人。这时街头音乐骤起，顿然仿佛身在巴黎的蒙马特。我们一面看纪念品店，许多印有普罗旺斯特产的桌布、围巾等，到处都是。突然听到吱吱的叫响，原来是仿蝉声的播音，店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蝉的饰品，这普罗旺斯的山里林里夏天都是蝉声！不知不觉走到了罗马古桥，桥上仰头看，厄立在岩石上的中世纪的上城的城角，甚为雄伟。我们因为带了野餐，就决定在桥下乌位沙河边找到林阴处野餐。清凉清澈的淙淙流水，顿见不少彩虹鳟逆水而上，甚为活跃，寂静中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在腾跃。

因为中午的炽热，想到要爬上建在高岩上的上城，有些惧意，不料到了上面，巷窄而多阴影，竟有些凉意，而且每条巷陌拱门垂

花，蓝紫调的百叶窗，古城新色，极为好看。及至建在嶙峋难行的岩石上的废堡，粗旷地独立在蓝天里，俯视谷下远处的峰顶和田野，心眼突然开放。我们在下山前找到一家花藤伞下的咖啡座 La Fete Caf，喝冰茶，乘凉，好惬意。

出门时，从资料中，知道如齿插天的 Dentelles山群就在附近，因为夏天夜来得很晚，我们还有很多光亮的时间，就开向塞古瑞 (Segure) 萨布若 (Sable) 方向。一路葡萄田另有展开，在绿毯上一个一个带尖塔的城镇升起，如帆动的船在空气中驰行。最令人惊呼的还是葡萄田外山顶上插天的石峰，法文叫 Dentelles 是花边的意思，美而不实，还不如取其 dent 字解作牙齿，因为它们确实如齿插天，非常奇丽。更意外的是塞古瑞村，从田中看上去，如一片岩屋从地面升起，一大片与其说是村镇，不如说是壁屋贴山而上，与“齿”峰相应和。这，我们从路旁的一个牌子发现，就是“法国最美丽的村镇”之一，今天饱尽眼福了。



塞古瑞的壁屋贴山而上，与“齿”峰应和，是“法国最美丽的村镇”之一。（廖慈美摄）



最令人惊呼的是葡萄田外山顶插天的石峰，法文叫Dentelles是花边的意思，还不如取其dent字解作牙齿，因为它们确实如齿插天，非常奇丽。（叶灼摄）



浮在水上的小城：“索河上的岛屿”

6月8日，星期日，热

“索河上的岛屿”(L'Isle sur la Sorgue)是建在索河五条支流上的小城，有点小威尼斯的意思，有水边餐茶的情调，首先在一本介绍普罗旺斯村镇的书上看到。原来的计划没有打算今天去的，但因为我们没有摸清哪一天哪一个村镇有市集，尤其是家附近的。今天是礼拜天，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因为事先没有买面包、蔬菜之类，有必要想办法买一些。乐芸查书，今天小城“索河上的岛屿”有大型市集，除了面包、蔬菜及日用品外，那边还有大型的古董市场，街上还有其他的特产特卖，就决定去。

“索河上的岛屿”在南面，我们决定取道Dentelles山群的东面，经维松，穿过 Malaucene与 Carpentra等城镇。因为夹在两个山群之间，葡萄田外，是樱桃累累的果林，事实上今天路旁有不少樱桃的摊位。还有就是橄榄林，但最夺目的是昨天看到的不知名的黄花，满谷都是璨烁的黄，我真想停下来问问人这黄花的名字，虽然

浮在水上的小城
“ 索河上的岛屿 ”
(叶灼摄)



不知名并没有减少它半分的美。Dentelle的东面另有不少美丽的山城和山峰，譬如 Le Barrou那个雄踞在山巅上的城堡和东面的丰都山(Mont Ventoux)尤其是后者，14 世纪住在普罗旺斯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a)专程请人带他到峰顶，第一个记下此山之俊美。虽然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山一刻的沉醉感到内疚，说他不应该耽沉于这种官能的快乐，而应该专注于灵魂的思索！

索城果然车水马龙，光是泊车就花了不少时间。到河边已经近中午，河边的咖啡雅座，被人挤人各形其色的市集摊位塞得透不过气来。市集东西很多，水果、蔬菜、面包、甜点、香肠、肉类、色彩鲜艳的桌布、餐巾、厨具……真热闹。可惜我们来得晚了一点，

市集开到一点就要收摊，在买菜购物与午餐的两难之间，我们匆匆买了菜，又匆匆吃了午饭，谈不上河边闲情雅兴的享受。

但午饭后出来，整个城仿佛是另一个城市，市集完全消失了，只见河边一列列的雅座，太有情调了。河水流得很快，河中长得密密的橄榄绿的水藻，因快流而拂动，把河和水藻仿佛永远的生命全然托出。雅座上的客人，静静地喝着咖啡，静静地看着流水流而不逝，从远古至今。河边有座水车，都长满青苔，但仍然在转动，好像是为了讨好小孩子和游客似的一种景观。事实上，那是这个小城社会史变迁的流痕：它们曾经是染布、制皮工业的生命线，被新的工业边缘化然后废弃。现在，这座水车在观光工业的逻辑下只能作



索河的源头，从石头岩层下面四下泉涌，带着翠绿大叶的水藻清澈奔驰，正是活泼泼生命的迹象。（叶灼摄）

为一种商品才被留下来。城里一屋一屋的古董，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在相同的逻辑下留下的代表“贵族”的残余，有些东西确实很精致，可作为一个过客，也只能把它们当作博物馆珍藏来浏览。

离此不远的沃克吕兹泉(Fontaine de Vaucluse)是索河的源头，因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在这里写下不少对劳拉(Laura)示爱的有名的十四行情诗，历代引来不少罗曼蒂克的男女青年来朝圣。今天天气这么热，来的人更多，游客多，商业化、庸俗化也越来越厉害。不过对我们来说，来时一路路旁是巨干林阴的法国梧桐，就够舒服了。索河此时更快速而清澈，水藻大叶翠绿，风发地拂动，尤其是接近源头时。在水边凉爽的梧桐大伞下的咖啡座啜饮冰红茶，仰观可见山上的奇岩废堡，低头则是从石头岩层下面四下狂奔的泉涌，如无尽生命的兴发冲行。水藻在冲行的水中，更为奋发蓬勃，正是活泼泼生命的迹象，是还没有受到文明污染的生命之水，这源头的水当然比索城的水更贞洁可人。这，恐怕才是彼特拉克所找到的力量吧。



尼翁掠影

6月9日，星期一，热

书上说，尼翁(Nyons)融合了高山与平原的气象，高山的清凉与谷原的温暖，没想到今天更热。加上不知什么事情交通管制，我们要从干热的河边绕道而行。等我们到了老城，几乎所有的店都关了门，不知人都到哪里去了，摸到市中心的大广场，才发现人群夹道，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后来才知道有单车赛，要从山上下来。太阳虽大，我们总觉得机会难得，也跟着他们等，等了两个小时，突然尖叫一声，车队擦身而过，赛者的脸根本没有看见，整个城就这样退隐而去。



蓝窗紫田

6月10日，热潮无退意，雨不来

昨天去尼翁，因为单车赛交通管制，没有在城里看到特别令人动容的景象，倒是旧城遗址教堂的尖塔，像一只鸟展翼高飞很好看。但在出城时，看到一个招牌 Super U Market 是大型超市，因昨晚灼在电话本上查出，我们南行必经的维松就有一家，我们就去看。开门的时间很长，食物、日用品应有尽有，解决了我们大部分的需要。

我们不打算每天都跑太远的地方，就决定向北作短程的兜风。北面是当年教皇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主要是三个城镇，费桑(Visan)、法尔利亚(Valreas和格日囊(Grignan) 我们是随性出游，也没有要看什么。其实田野很类似，有些初种的玉蜀黍和向日葵。在费桑入口处，意外地看到旧城的拱门旁边的房子，可能是烈日强光的关系，白墙上亮丽的紫蓝调的百叶窗沿长满了怒放的红花，在大热下令人振奋。几天来，我们看了不少这样色调下的百叶



普罗旺斯房子的百叶窗，真是众色喧哗。费桑镇的入口处，烈日强光下，亮丽的蓝紫调的百叶窗沿长满了令人振奋的怒放的红花。这，最能代表普罗旺斯房子的风采。（叶维廉摄）

窗，但再没有像今天的凸出，最能代表普罗旺斯美丽房子的风采。

法尔利亚以前必然是个热闹的城市，一条大道环城而建，主要的商店好像都在外面，房子风格如门、墙、窗子都像北面的巴黎，屋瓦则采取南方普罗旺斯或西班牙的橙红色，是因为当年的统治者偏爱北面文化。进城后就是旧城，窄路蛛网式，有些像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但没有塞维利亚的宏丽的建筑和夹道的金黄累累的橘子树。我们初步的感觉是杂乱，后来出现了一些不大友善的人和一些闹事的青少年，我们就离城折返。

一心想找一个荫凉的地方喝一杯咖啡，回到费桑镇外，看见布舍(Bouche)小村的牌子，我们转到那个方向，不久就置身于广阔的田野，而意外地发现酊紫的薰衣草田。不大，也不如照片中看到的在普罗旺斯南面的璨紫，但前后是翠绿的葡萄田和割后干黄的草原，平展在远远的蓝山和土黄的山城上，够美的了。先拍一个照，

以免过几天到南面时失之交臂（估计不会）。带着农田肥料的气味转入布舍小村时，正好有我们要休息的咖啡座，小桥、流水、大树浓阴，可以坐久一点，消消暑再回去。

晚餐，慈美把早上买的鳟鱼煮得香喷喷，一人一条，在不断变化的落日前享用。



古罗马圆形剧场和罗讷河畔的 阿维尼翁

6月11日，星期三，酷热

奥朗日和阿维尼翁都是我们这次来的重点。我们打算走乡村道路慢慢看过去。从罗讷河到 Dentelle山脉的平原，占整个沃克吕兹的三分之二。小的山城与村镇，因为葡萄田青翠无尽，深入太阳的迷雾里，有些仿佛吊在半空中。教堂塔楼的窗孔，偶尔透出着光的深远的树林，云来万城动，云涌动在抓住小山奇崖晃晃摇动的教堂尖塔后面。我们如果再细看，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高点都有一个城堡或废堡。现在离开Dentelle山脉更远些，但因为阳光浓烈，齿形的石峰竟然非常清楚。在去奥朗日城的路上，仍然是葡萄田，因为弯弯曲转高高下下，每幅都有它的个性，在快到奥朗日前，才多了一些深绿的林木。

来奥朗日是要灼和乐芸看古罗马圆形剧场。我和慈美十三年前看到这个剧场时，已经震撼，但那晚座无虚席，又是晚上，附近的



古罗马帝国留下来最完整的古代圆形剧场是在普罗旺斯的奥朗日，巨大，雄伟……（叶灼摄）

空间看不清楚，现在在空的一个大圆环里，更感其雄伟。尤其是现在看到隔壁残余的古代体育馆的架构，从这些残余的部分仍然可以慕想出整个设施的壮大。如果把对面博物馆展出的剪嵌花砖画残片所显示的生活小节连着一一起慕想，不难感觉到罗马当时专注于此的文化建设。可惜除此和一个靠近城外的凯旋门之外，其他的建设已在历劫下荡然无存。作为一个现代的城市，奥朗日是平凡的，幸好这个古代剧场每年都带来世界级的歌剧名角和不少顶尖的音乐会。康德论雄伟时说，人在雄伟的事物前面，自然感到渺小卑微。康德讲的雄伟事物指的是高矗的山、石、巨瀑等，但我们相信在类似这个古代的罗马剧场，或在阿尔的椭圆形的大斗兽场，也会有相同的感觉。至于在实际运作中的权力层级的严格分配，比如这个剧场内座位的阶级分隔所代表的封建权分背后的野蛮暴力，自然不是我们能认可的。

靠近中午，我们沿着索河想找一个河边荫凉的地方野餐；我们经常用香脆的面包、火腿、牛油果、南芥菜(arugula)三文治，找



坐镇在阿维尼翁中心的教皇的皇宫，矗然向天，占地甚广，严峻，简洁。（黄乐芸摄）

河边或看山的景点野餐，比在餐厅里吃饭有情趣得多了。但这边的索河旁，建筑设施多了些，找不到入处，后来在几棵大树下，迎着中午的微风野餐，也还可以。

离开这边的索河镇（异于前面的“索河上的岛屿”的小城），一下便看到罗讷河，青玉石似的慢慢流动。记不起哪个旅人的描述，说，看阿维尼翁最好利用水道，坐船由罗讷河南下，在亮丽的阳光中滑入温暖的码头。但这种悠悠的细味风景的交通方式已经被快速的火车或汽车所取代，事实上，作为运输要道的罗讷河早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坐船的好处，不但让你缓缓地吸收迎来的美景，而且还可以看见阿维尼翁城墙三十多个各具其美的塔楼及城墙前的花园草地，全然反映在河中。今天我们开车来，很快就看到伸入水中只剩半截的著名的阿维尼翁桥和城墙上俊丽的塔楼，只是车水马龙，快速无比，好景匆匆闪过。至于当年的多彩的草坪，现在则是停车场，停满了大型的游览车。

我们从地下停车场冒出来时，已经是坐镇中心的教皇的皇宫（按：罗马教皇在1309年从罗马转来此，作为统治的中心近百年，所以阿维尼翁一度是最重要的文化的中心），矗然向天，占地甚广，严峻，简洁，与隔邻的教堂的尖顶上金色神像成一大对比。在这皇宫广场上，尽是咖啡座，游客汹涌，但广场大，还可以看见橙色瓦土色墙的屋宇，在窄街间互相推涌上山，此起彼落，有浪涌的旋律，甚为好看。来了，皇宫是要看的，里面一层又一层的厅堂，大多为了防卫或什么原因后加的，所以一进又一进，都很宽阔，着着表现着权势。我们入场时分发的听讲机，讲的都是繁琐的层级权分的事，虽然我们对建筑本身空间的玩味有几分喜欢，但对权分的炫耀，听了就有些气，往往听了一半就放弃。我们付了一大笔入场费，为什么要听这些？我宁愿他们说明建筑的特色，虽然这些特色难免和权分脱不了关系。直到走到屋顶的天台上，俯览全景，才感到舒畅。

出来后走到阿维尼翁桥上的尽头，正好断在河的中央。独立河中，罗讷河穿桥拱而过。想到罗讷河源于日内瓦的高山上，前年我们在那里的河边，看见她汹汹猛猛的舍我其谁的气势，和现在的缓慢平静的细流，气势不同，气象亦不同，与我们人生亦有相似处，1990年来时和现在的体魄的差别就是，这何曾不是一条河？站在桥上，回看城墙塔楼，屋宇层叠，土色橙色有万种风情的细微的变化，因时间，因太阳，因风而递变，姿势向度都不同。静静地趴在那山上，看仿佛是永远平流的河水，起码现在是，仿佛与永远翠绿的流水相映照。我想，其实我们不必入城，不必去看那些权分的荣耀（其实只是破碎的历史记忆）的标志。我们可以在对岸河边坐下来，冥想城起城没，和现在此城生命生长的质变。如果今天游客不来，这个城估计会败落；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些美的建筑和流转的空间，也不见得游客年年汹涌而来。商业化、商品化和文化的污染就在这种逻辑中互为推转。



维尔滴幽邻镇

6月12日，星期四，更热

因为昨晚伊恩和瓦莱丽从摩洛哥回来，今天早上就不出门，估计他们会跟我们联络。我们看看书，补写一些日记。结果瓦莱丽和伊恩到下午两点才来，瓦莱丽第一句话就向我们道歉，说天气太反常了，让我们带了这么多天凉的衣服。她带来一把竖立式的风扇，但太响了，不宜放在睡房。我们托他们买苍蝇拍，因为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天气热，苍蝇就多，不知道与我们住在葡萄田中有没有关系。谈话间我们提起“Villedieu”这个地方的路牌，伊恩说，这是个很美的小镇，有一个最舒服的小广场，就在附近。那里的流动比萨车的比萨最好吃。

我们靠近三点半出发探索去。不料在转入去维尔滴幽(Villedieu)小镇的路上，有一群人，两部保护车，护着小孩子骑单车，此举太好了，我们宁愿慢慢跟在后面。

到了维尔滴幽的镇中心，小小的一个镇，小小的一个广场，太

迷人了。四棵婆婆的法国梧桐枝连枝叶叠叶，好一把自然的大凉伞，中间一个长满青苔向四方撒水的喷泉，后面一部分是城墙。拱门开处，或一个老妇走出来，或另一斜角另一些花。广场五六条出城入城的路，因转角、墙斜、阴影的变化，或楼头叠向的不同，都非常引人入胜，引人深入探寻，走出去半条弯巷，却又可以看见深谷远山和脚下葡萄田的柔浑风景。我们叫了咖啡，坐了半晌才回家去……



塞古瑞：法国最美丽的村镇之一

6月13日，星期五，仍热

因为伊恩昨天还说，塞古瑞光是远观是不公平的，今天晚上他要下厨烹饪为我们接风。我们就决定去探入塞古瑞，这样时间恰好。第一次没有进去的原因，先是看到一个牌子：汽车不准驶入。要走路爬山上去，不知有多高，而且天气那样热，就却步。其实步行入村还好。这是个典型的圆石窄街的中世纪村子，路弯而转折多，折折惊奇，屋角，窗棂，门槛，无一不带古拙之气息。转折多的好处，是好景要细味，每个转折就是等于一个画框，让我们全然慢慢地满满地吸收。精刻或铸的招牌，藤垂花开一片紫，裂石枝展石榴红，剥落拱门自成趣，街窄无碍醉古风。这里的店除了一二专卖风景明信片纪念品之外，很多都是画廊或工作室，微型世界古今人物事物的陶艺作品，花叶画，油画，雕刻，圣诞泥偶，不一而足，都能引起旅客的购买欲，但我们决定不买，因为旅途上不好带。圆石街的中心在中世纪的教堂钟楼附近是巴洛克风的喷泉，四个怪脸

圆石街中心中世纪教堂附近巴洛克风的喷泉，四个怪脸在喷水，是静寂中点逗的乐音。（叶灼摄）



在喷水，是静寂中的点逗乐音。在窄街上，房子的投影里，有说不出的凉爽，令人不愿意回到炽热的阳光里。不久，闻到鲜味的法国鱼汤，发现一家远山谷原尽入眼底餐厅，大树浓阴，一定不错。但他们不到时间不开门，我们走走看看，不觉又转到了小村门口，就不想再回到那餐厅去。

我们开到附近的另一个酒乡斯宫达(Gigondas)通风凉爽的广场上，有一家叫做L'oustal的餐厅，我们四个人前菜、主菜、甜点就花了欧元一百五十元，相当贵。大概要我们细细品尝，一顿午餐，非常美味的午餐，竟花了两个多小时。享受闲散的人生大概就是普罗旺斯的风格。

晚上伊恩掌厨，烧烤、蔬菜、猪肉，很香。谈话也不错，平常不大讲话的伊恩，今天大讲布什的错误政治，他历年参加书展的趣事以及铁幕开放后的立陶宛书籍设计家谈话的经验，惟肖惟妙，相当愉快。可惜房子不透风，太热了些。



伊恩、瓦莱丽的故事

6月14日，星期六，闷热

在家中看书，试试素描眼前的风景，无甚进展。说会下雨雨又不来，郁结在天边。早上为菜园洒水，瓦莱丽来看园子，看我在洒水，便跟我闲聊，话头转到我们来普罗旺斯的原意。我说，除了要感受这个地方的自然与人文风景之外，我希望借与新鲜事物的接触，重新唤醒被年复一年的学术生涯掩压、磨损的创作本能。这次来，不带研究性的书籍，电脑里当然有学术文稿，我视而不见，恢复到我的最爱——诗——的写作来。她说，她完全了解，她以前纺织品设计多年，学术的环境太僵化了，现在是自由身，专注于创作。我又问，伊恩和她都离开英国，住到法国南部来，伊恩前后已经住了近二十年，可以说说缘由吗？原来伊恩是因缘际会，碰到一个德国朋友，在这个村子里拥有好几栋房子，其中一栋就免费让他住，可以安心作画。伊恩本来也在英国的一所大学教艺术，后来也是受不了英国制度的固执僵化，提早退休到这个村子来。至于他们对英

国政治不满之处，比较复杂，一时也说不清。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普罗旺斯人闲适与从容不迫的生命情调，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不要死于分秒必争。

我后来又问她一些每日生活上的小事，包括一些花木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那醉人的璨黄的野花，他说英文叫做“broom”(按：即金雀花)。

瓦莱丽非常关心我们这次的旅游，临去摩洛哥之前，已留下种种资料，一大堆地图和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她今天又给我们建议，说去山村布朗特(Brante)的山路风景很美。我们说明天就去。



到山村布朗特去

6月15日，星期天，热气稍退

今天上山。上山一直是我的心愿，因为上山才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平坦的谷原走了好几天，入山风景大变，主要是沿着峡谷走。开始上山，林木就不同，松树红干飞枝，谷深山矗，奇岩之外，突落突起的谷豁与山腾，真是折折新鲜。山谷盛产桃杏，累累果林，目染心甜，几天来的闷热之气顿消。最特出的是，矗山奇峰，比如在墨岚(Mollans)与爱伽里尔(Eygalier)间的白云山石峰，一若横云夺岭，或骏马涌背，非常壮丽。一路上，蝉声震响，我们有一种奇异的乡愁，这久违了的蝉声，我青年时代在乡下，在台湾，每个盛夏在林间听到的蝉声，竟然在这异乡回响，不绝于耳。

不久，金雀花大丛大丛满山满谷，背景青松，背景更多的是黄公望的山岩，真是龙蟠虎跃，有一两个山头之多。金雀花我们可以猎影，这些山岩，因为路弯危险，只能印入眼中了。与奇岩相映照的是岩顶的废堡，如昂特勒噠(Entrechau)所见，或如匹尔龙镇

布朗特 / 在山花心脏
的最深处 / 在寂止的
零里 / 瓣瓣的山裹
着 / 把疯狂的尘世 /
野蛮暴戾混浊悲情
的 / 噪音完全隔绝
(叶灼摄)



(Pierre-longue长石的意思)建在突然攀升的一块长石绝崖顶上的教堂，有随时跃起的感觉。

但最令我们惊艳的是快到居高临下看的山村布朗特，脚前是绝黄的一大片璨丽的金雀花，已够好看。再往下看，是一大林盛放的菩提花树，细腻的橄榄绿瓣托住浅黄的花和绿豆色的果实，这花我们以前当然也看过，但不如今天那样满林。1999年，在巴黎外围的马脉嵩(Malmaison曾看见它们风动飘飞的爽神之境：

菩提树林深密的叶丛
在四十五度的阳光下

青翠得如透明的琉璃
浓郁中一阵轻快
刺激着怠倦
要人突破沉锅
跃醒如奋发的玫瑰花丛
压人的七月太沉重了
人还是昏昏欲睡
突然间
几个小孩子
跑着嚷着
看！
琉璃的阳光里
树叶交替的光影间
一队如蜻蜓的降落伞
从树顶旋舞下来
被兴奋的孩子们唤醒
风
和大人们
也来助阵
菩提树花
时高时低地
随着孩子们的雀跃
满林音乐地
飞舞起来

菩提花林间隐约一条之字形转入谷底的小路，穿梭在赤土陶瓦的屋宇间，下，再下，再下，然后，布朗特的屋宇，踩肩高升，一

间蹊一间，直上山头。一所类似古堡的建筑，拦谷风而雄立，而整个村子，仿佛藏在花蕊的中心，仰首可见奇特的石灰石的丰都峰，呼风唤云地镇守着布朗特。花蕊中的布朗特，一种神异的静，把一切尘世躁浊伤狂之音隔在远山外。说静，小村却是那样自然活泼，静静用餐的休闲的老人，不时发出笑声，女侍轻快地走来走去，朗笑，客气可人。隔座的两位男女老人，有说有笑，他们开头没有跟我们搭腔，后来以拍照为由，顿然谈笑风生。男的自我介绍是个东方迷，正在向一个韩国人学水墨画和书法……八十岁的伴侣，每年出游四次，每年都到此深山的桃源，真是鹣鹣情深，令人羡慕。我们长年相伴出游，当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的身体硬朗如他们。



索宾与阿曼多： 两个外来的普罗旺斯人

6月16日,星期一

这次旅行灼和乐芸同行,除了得以和儿媳共处分享以外,乐芸对画对设计都有相当的训练,和原是念美术史的慈美可以对话。灼除了摄影专长之外,也是电脑专家,很多计划可以请他们安排,比如明天起的四日行,路线、旅馆,他们两人商量好,灼通过电脑一切都解决了,不必我们劳心。

明日的行程,目标是重访1984年匆匆经过而未能细看的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中间我希望经过山城哥尔德,因为在那里我的诗人朋友罗登堡为我安排了和在普罗旺斯住了五十年的一个美国诗人索宾(Gustaf Sob瓦面。索宾的故事是饶有兴味的。他在波士顿做研究生的时代,因为要翻译法国诗人勒内·夏尔(Ren Cha)的诗,就到Char的故乡小城“索河上的岛屿”访问他,结果Char劝他搬到普罗旺斯来,这样一住就住了五十年。他的英文诗仍旧在美

国出版，是后黑山诗派的健将之一，他也写了两本与普罗旺斯文化有关的书。但除了几首诗之外，其他的我事先都没有读过。我来前给他写了信，并寄给他我的一首英文诗。我们到了圣荷曼的马尔格不久，他就打电话来，希望我们把他的山城列入行程里。刚好我们要看的几个地方，包括我们要看的酃紫的薰衣草，都在哥尔德附近，而且沿路还有几个“法国最美丽的村镇”（哥尔德也是一个）可以看，这样四日的行程就顺理成章地完成。

★

几天前慈美在美国新装的齿桥隐隐作痛，早上就到维松的药房去买药，没有买到。今天的城安静得很，因为礼拜一早上，所有的店都不开门，街上一片闲散不迫，古迹寂寂，山城寂寂，河桥寂寂，意外地看到它的静美。

★

早上我浇花浇菜时，一个断续在替瓦莱丽继续翻新增建这栋房子的水泥匠阿曼多（Amando）跟我打招呼，要我洒完水后，把水龙蛇管交给他，他好开始和水泥。这个人热情，喜欢聊天，但我的法语除了问路那类简单的话之外，大部分的能力已经丧失，只是阅读方面勉为其难还可以看一些。阿曼多肢语甚丰富，就是想办法传达他的意思。他说他早来自意大利的Vinci城，他怕我听不懂，特别是Leonardo da Vinci（达·芬奇）的Vinci，说城美极了。但到这里来，爱上了日裔法籍女子，就留下来了，他太太乡土归属感强烈，不要到Vinci去，他就只好坚持。他又说她父亲是医生，真bizarre（怪异），他特别在这个字上面加强语气：怎么一个人从日本来到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村吐列特（即离此十分钟的小镇）住下来行医，不再回日本了，好奇怪啊，好奇怪啊。从语气中，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快乐的，仿佛说，我是何其幸运啊！



走向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在山刚草柔之间

6月17日，星期二，热

我们向东南方向走，开始上山不久，就见松林，松林对我们有一种亲切感。在一块谷原上，看见别的车子都停下来，向正在采樱桃的工人买樱桃。翠绿中一大片红色，令人垂涎。原来这里以产樱桃出名。我们这时眼睛却被大石山上雄踞的小城的一支尖塔挑引，上得山来，发现这又是“法国最美丽的村镇”之一方纳斯克(Vanasque)山顶上一个土砖的废堡，古拙朴素，环视三面远山，绿色中偶尔奇岩突出，和樱桃林相映照，有一种高远的壮丽。东面树林深密，引人探寻。城里的店和住家的窄路总是曲折带花，都引向圣母院，据说是法国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线条简朴有力，不多修饰。

离开了方纳斯克，我们在密林中弯路前行，林尽石出，山回路转，突见圣纳克修道院(Abbaye de Senaqua)横坐山谷，一列排

圣纳克修道院横坐山谷，
一列排开，严峻，刚毅，
孤独的苦行的设施，前
面长长长长一畴一畴一
大片酞紫的薰衣草，浓
密，清香，柔如女体悠然
自在地展卧。（叶灼摄）



开，严峻，刚毅，孤独的苦行的设施，前面长长长长一畴一畴一大片酞紫的薰衣草，浓密，清香，柔如女体悠然自在地展卧，真是够醉人的。难怪所有的明信片都以这片薰衣草为号召，实在令人流连忘返。我们来得早了一个礼拜，紫色还没有预期的浓亮，但比数日前在布舍看到的浏亮多了。同是紫，感觉竟有这样的不同。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很多的薰衣草，而我和索宾约好三点在高尔德见面，该继续上路了。

去高尔德的路，是半山上的石栏小路，非常之窄，来往车辆经常要在让路区等候。在下山时，在这些石砌的路栏旁边出现了博里斯(Borie蜂巢型叠建的石头屋，后来在高尔德山城的停车场附近也有好几间。里面不知是作储藏室还是住人的，一时也搞不清，但作为建筑，极为特出。

高尔德果然是壮丽的山城，真是登高一呼，天、山、谷、地都

为之震荡。索宾说城里只有一家咖啡厅，不会找不到，但高尔德城里，咖啡厅很多，而且都在林阴下。此时正是下午咖啡的时候，但他明明说只有一家，幸好灼有手机，一打之下，原来另有一个音近而不同的镇，Goult，隶属于Gordes，而不在Gordes之内。离此不远，还好，半个小时便到了。高尔德本来就在我们旅程的计划里，弄错了本也没有关系，只是行程有点紧迫，高尔德就只能看个大概，有点可惜。

索宾是个说话温和的人，很斯文，细心。我们见面顺理成章应该谈谈他作为一个流浪在外自我放逐的诗人的感受，他与本土（美国）接连的话语方式，但他特别带了他的一本叫作 *Luminous Debris: Reflections on Vestige in Provence and Languedo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书，99他说估计我们一定会去看现在横跨伽东河漫长输水道的一小部分嘉德水道桥，他希望我们在去前起码要看这一章，他在里面探讨这条输水道现在已经看不见的部分的历史缘由，这样才会感动。他另外带来一张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的详细地图，跟我们一一点出关于画家塞尚的行迹。他又提到我曾经译介过的圣·琼·佩斯（St John Pers的研究馆在哪里，这次恐怕没有时间了。他跟着又说，加缪（Albert Camus）晚年回到这一带，他的墓就在离此不远的芦马琳（Lourmarin）城内。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情报。后来慈美、灼、乐芸去浏览这个小村，他就开始问我有关庞德与垂直语法传统的关系，我跟他讲了一些我对庞德创新的看法，简略地介绍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性、词性模棱和多元功能——是要让读者重获相似于山水画里的自由浮动的空间，去观物感物和解读，让他们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中国诗超脱指义的灵活语法所呈现的“意象并置”或“蒙太奇”的手法，激发了庞德（Ezra Pound）以来美国诗语法的重新发明，利用语法的切断与空间的切

断获致类似中国诗的美学效果，包括意象视觉性的提升，使意象与意象间作多线的互玩达到多重暗示性；意象的并置所产生的蒙太奇效果，其后又引申到文化情境的并置，打破传统西方单线串连的行进，开启繁复叠象的庞大幕景。

我不能在这样的场合细论，但索宾因为从庞德那里趸了很多东西，他自然也了解，以后我寄他一二篇文字，他也许就更清楚庞德的来龙去脉。他四五十年住在法国，写英文诗写英文论文和出版，虽然仍有人赞赏，但像科尔曼(Cid Corman)长期住在京都一样，总会被学界忘记，其作为一个自放在外的诗人身份问题是悬疑的。当然，我自己有时也是，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回台湾、回内地、回东方的原因，回去才可以与实际的生活感受贴近。

我和索宾谈了一个小时就分手，我们还要到柔斯咏(Roussillon)村去。远远就看到，全村都是用一种红土不同的色调构成。此村盛产的红土，当年是所有颜料的供应者，在人造颜料取代这些由红土提炼出来的自然颜料之前，曾销向全世界各地。我们在黄土高原看过红土，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看过，但柔斯咏全村都用它。其间色调变化细腻，光谱色谱极宽广，一条红赭黄橙胭脂石灰的村子，像一支交响乐，交替迭变，美极了。紫蓝的百叶窗，天蓝的百叶窗，深红或赭色的百叶窗，红花、紫花、黄花垂吊陪衬，加上拱门，加上转角、墙向、窗向的变化，真是行看颜彩两不厌。

我们到阿普特(Apt)这个没有个性的城市时，已经入夜。这里完全是一个过客的停驻，明天一早便离开，不带走什么记忆。



红赭黄橙胭红的交响乐，紫蓝的百叶窗，天蓝的百叶窗，深红或赭色的百叶窗，加上拱门，加上转角、墙角、墙向、窗向的变化，真是行看颜彩两不厌。（叶维廉摄）



走向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泣泉”和“幽悠细诉”

6月18日，星期三

昨晚早睡，但早晨二时便醒，就看索宾那本 *Luminous Debris*（《明澈的碎片》）的序。我想，题目完全是来自庞德的 *Luminous Detail*（《明澈的细节》）。庞德说：“任何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重要的。任何事实都可能是征兆的，但某些事实却能为人们观察周围环境、前因后果、序次与规律，提供一种出人意料的洞识力……我们在文化或文学发展史上，便接触到这种具有启发性的细节。数十个这种性质的细节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积聚浩繁的普通事实所得不到的。”索宾的“碎片”，一块磨尖的石头，一块有花纹的陶片，一个陪葬的陶像……仿佛就是一个文本。他的解读，历史的、结构主义的范式，大半来自考古人类学的报告，所以他称自己为档案考古人类学者。但解读，就要靠文字的妙悟，还需要诗人的敏感性、悟性。所有的历史都是垂直

的，层层剥解的意思，当然是一念万年，火花一掣而古今顿见，时间的距离完全泯灭。这么厚的一本抽丝剥茧的书，在这次旅程中大概没有时间去印证，但他要我们看有关输水道的形成那一章，我们一定会看。

今天的行程，是要穿过鲁贝隆(Luberon)山区到艾克斯。第一站是赛浓(Saignon) 以大片大片薰衣草名，真是名不虚传，一大片鲜紫深凝，是眼睛的惊喜，文字不好形容，我们当然拍照。照相机的框限，光线的适切度是否够，能不能把视觉上的惊艳托出，我没有信心。然后我们爬到盘踞在奇岩上的城头往下看，在薄薄的阳光雾下，一匹一匹紫染的布，横晒在山谷。虽然从高处看，没有近看那样璨丽，但那跨谷横展之势，绿布紫笔，仿似紫云夺谷，好看，好看。其后在山区的路上，相继看到不少酊紫的薰衣草田，目不暇给。其中让我们停车细看的是，在一个山麓的转弯处，突然黄紫并现，在一列璨黄的金雀花后面，是长长的一大片浓亮的薰衣草，彩虹中的两带，也够我们惊叹的了。

我们旋行于林木奇岩间，一切都寂静自如，我们就让景物继次进入我们的视界，印入我们的记忆里。过了度朗斯(Durance)河后一处，出现了粉玉湛蓝的湖样的一片水，估计是蓄水湖，蓝绿互相辉映，非常洁丽。不久，我们便到了芦马琳。

芦马琳又是一个“法国最美丽的乡镇”，真是城城有异，各分千秋。房屋的色调特别调和。这个城里多了一个文化城堡，城堡本身不能算特出，环看景致很不错，它的花园呼应着外景，绿野城山都雅静。特出的是这个城堡，不是给贵族用的，而是每年资助若干文化研究的学者住上一两个月不等。让休假的学者静心研究，早上黄昏可以在附近的林苑散步，或游览山川，吸收自然人文的气息。

芦马琳也是加缪最后休息之所，我们当年在台湾与现代文学诸君子诸女将共同推动现代主义运动的日子，曾受到加缪的《局外

人》(L'etranger及《西绪福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的启发。犹记得，加缪出事死亡的消息传到台北时，郭松芬给我打电话说，他眼前一黑，人文最后的一丝希望都熄灭了。推动现代主义，当年我也付出不少的心力，投入不落人后，对加缪之死我也是非常震撼。人事变迁这么多，一回首，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唉，人生的风云激荡，也不知代表了什么。后来在美国教书，第一年(1967年)便教他的L'etranger近年因为萨义德(Edward Said)在我们学校的一次演讲，再提起他这本小说，如何被当时的霸权论述所误读，完全没有了解到生长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历史、地理、心理场合。现在既然知道加缪的墓在这里，我当然要凭吊一番。没想到这么重要的思想家，墓是这么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我感到悲愤，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巴黎那个著名的坟场里，与萨特共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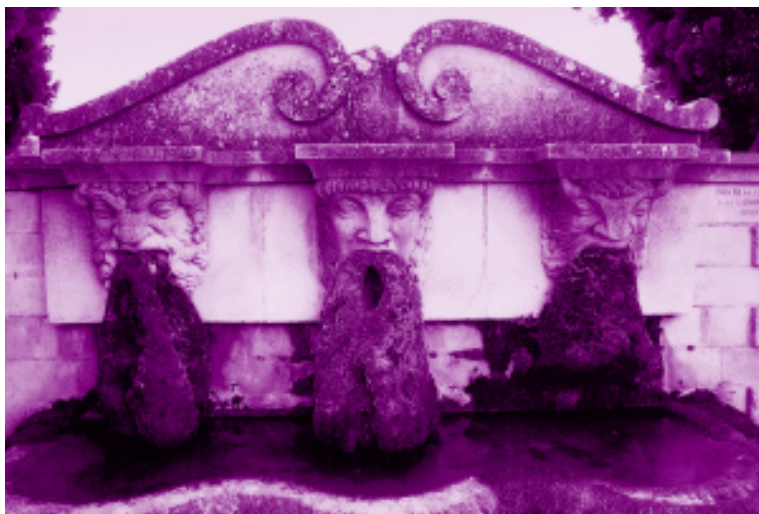
没想到加缪这么重要的思想家，墓这么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我感到悲愤，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巴黎那个著名的坟场里，与萨特共光荣！（廖慈美摄）

今天因为出发得早，十二点前便进入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电脑订旅馆的人，阴错阳差，把我们从原订在城外的旅馆改到城中的塞尚旅馆去。我们乐得接受，不但有纪念性，而且不用开车，就是不用每动一动都要找停车场。在城里，易于闲荡，做个波德莱尔式的“城市悠荡人”(fâneur)去感受这个城市的气味。我们稍为安顿后，就荡到靠近旅馆的大喷泉的圆环，在一小食流动车上，一人买了一个热狗，坐在环边的椅子上，看巴士来巴士往，在圆环上转换车出城入城，当然也看人来人往。没有了赶路的心情，现在可以一边吃一边细细品味这里人的行举。这里的热狗，有其特别风味，一根一尺长的法国脆皮面包，里面放两条香肠，然后塞得满满的炸薯条，纯然普罗旺斯式的热狗，竟然非常好吃。眼前的大喷泉，坐落于米拉波大道的西入口，虽然壮观，但其中满载寓意的三个雕像：公正，面对米拉波大道，农业，面向马赛港，艺术，面向阿维尼翁，破坏了艾克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没有很大变化的幽悠细诉的整体个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通过这个车辆匆匆的圆环，我们就进入一种缓慢的步调，从现代回到18世纪的律动。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城没有现代的建设，而是说它更倾向于显现其悠久的幽悠细诉的文化气息。城里五步一泉，十步一池，几乎每个交叉路口每个广场上都会见到泉的建设，出名的，譬如热泉、三榆泉、杭内王泉(Roi Rene)九炮泉、四海豚泉、市政府泉等。很多的泉，与其说是“喷泉”，不如说是“泣泉”，“泣”不取其悲苦之意，而取其“幽悠细诉”之姿。米拉波大道上长满青苔的热泉(Fontaine d'eau Chaude)仿似垂发的怨女，正是苏子所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步调，采取抒情的感知姿态，悠然荡游，始可以浸入这个城的律动里。事实上，城的布置已经昭然若揭。从大圆环喷泉开始，所有快的交通都要环城走，而且都是单行道。这不

是说没有穿城的弯道，但都要慢行，整个城的心脏区，几乎像个大的徒步区。举米拉波大道为例，这条最大的路，四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连成一个高而阔的树隧道，树旁两边是宽阔的行人徒步道，可以细看各种店铺，而更多的是从里面推到外面来的咖啡座和餐厅。树隧道下的宽度，可以分成四线道，两上两下，但他们没有那样做。中间窄窄的只有两线，一出一入，必须慢行，这样这个大道便完全还给市民，车辆是少数。

我们走在米拉波大道上，阳光穿过叶子，疏影印在我们漫步的足上，流动的空间大，自然就感到从容不迫。不迫，情调就出来。看行道树下的女子，竟然每个都苗条多姿，不像美国街上燕瘦少环肥多。苗条自然轻盈，轻盈自然有律，有律自然轻快。有人静静啜饮下午茶，有人拨弦高歌。十九年前匆匆经过，在夜里，“泣泉”音乐都充满浪漫的神秘。在阳光里，他们如此开怀，虽然幽悠细诉如一。



芦马琳镇前泉水吐丝为胡须。（叶灼摄）

走在米拉波大道上，阳光也显露了18世纪普罗旺斯一些门面精致的贵族的巨宅，其气势可以比拟巴黎最高雅的区域。虽然现在大多已经不是原来的家族在住，而是分隔成不少人家或公司。至于本有的大庭院、中庭和浮雕满满的楼梯是否仍在，则不得而知。像这样拒人于外的建筑当然还有些，但整体来说这是个邀人亲近的城市。不但窄路弯巷，人与物，物与人，人与人，擦身而过，而且满是咖啡座。普罗旺斯各式各样的餐厅的广场，一个连一个，相连六七处。多彩的桌布，如灯的吊花，或晚上如花的吊灯。人走来走去，现代的游唱歌人也走来走去，天天夜夜都是节庆高昂的气氛和情



与其说是喷泉，不如说是“泣”泉，幽悠细诉，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廖慈美摄）



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米拉波大道上,细细啜饮一杯浓浓的咖啡,看世界疯狂或快乐走过,听现代的游唱歌人倾出心肺,或听长满青苔的喷泉隐约的呢喃……(叶灼摄)

绪,谁在这里会埋首于决胜千里外的商战,关闭在拟真的空间里呢?就让我们坐在米拉波大道法国梧桐下咖啡座的一角,用很长的时间啜完一杯双倍浓的咖啡,听“泣泉”和现代游唱歌人的“幽悠细诉”!



走向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塞尚的圣维克图瓦山

6月19日，星期四

这次来看塞尚的行迹，我是受了两段话的激发。其一，是李德（Herbert Read）对他后期的画，尤其是他画的圣维克图瓦山（Mont Ste. Victoire）及劳佛花园（Le Jardin de Lauve）所提出的意见。另一段话，来自克鲁瓦（Horst de la Croix）和坦西（Richard G. Tansey）对塞尚另一张圣维克图瓦山的解读。很想就地体验，看感觉上有什么特别挑引。

李德认为，虽无塞尚派之说，但大部分的现代画家都和他脱不了关系。他用了两个法语词来说明他的贡献，即 *réaliser* 和 *moduler*。大意是：一般印象派画家多以感觉强度为依归，有时他们投入艺术对象强烈的、颤动的、放射的情感压倒了结构、建构的考虑，后期的塞尚，要在二者之间另寻出路，把艺术对象作为美学客体来处理，从开始的强烈主观的感受慢慢挣脱，进而设法透入物象内在

的实质建构，réalise就是物象内在实质建构的“实”“现”；画家应该从感知认定物象的建构状态，用线与色块的组织与安排使这建构具实地呈现。他在一些书信里，提到“通过圆柱、圆锥、圆形……使物象每一面都能导向一个中心点”。但光是结构、建构或几何思维还不足以完成一张画，塞尚还提供“调升”色泽(moduler)使所有的颜色，通过并列、调整，提升到某种高度与浓度，一面产生重实感，一面因为色与色之间的递次调升而由混乱趋于统一，这样做，画家可以使强烈的主观感受，透过艺术的过程，获致客观的呈现。

克鲁瓦和坦西对另一张圣维克图瓦山的画(约成于1886年)有更引人思索的解说：“在画中，我们看见气象变换的递变效果，即莫奈一直专注发挥的效果，现在由一种对于大幅度着光的空间作更长更集中的分析处理，这个空间，往后伸，超越画布平面之外(利用前景松树的范式构成的图像来加强)的空间，是由无数细小的元素构成，比如路、田野、房子、右角远处的输水道，每个元素都从略为不同的角度来看。在这个不断变换退隐的不同的透视之上升起最大的一团实体圣维克图瓦山，利用前景后景轮廓相等而达成既远犹近、既近犹远的效果，这很接近我们看这样一个景的真实经验。就是说，风景的观感状态，是一小块一小块那样进入我们的感官，比例是相对大小不同的，而不是一次过依循格定的两点的透视，如照相那样，塞尚使印象派不断移动的颜色抓住，凝定，造成一种要求我们分开成明澈的不同平面颜色的画面，后来立体主义画家将之分隔而使每一个色面独立，但如此已无法回应自然整体的视野。”

如果我们把李德的话，视为现代主义的主要标志凝融建构，第二段话，却有消解定向定点的倾向，事实上，画面一时并不像中国画，但这段话的描述却非常接近看中国画的经验。这里不是说塞尚已经具有中国画的视野，而是说他在摸索更接近看事物的真实状态

时,他必须放弃单一透视,必须设法消解单一透视的设限。我在《道家美学》里谈到透视设限的消解曾有如下的意见:

道家这一思域有更根本的一种体认,那就是:人只是万象中之一体,是有限的,不应视为万物的主宰者,更不应视为宇宙万象秩序的赋予者。要重现物我无碍、自由兴发的原真状态,首先要了悟到人在万物运作中原有的位置,人既然只是万千存在物之一,我们没有理由给人以特权去类分、分解天机。我们不难知道:只从“此”出发看“彼”有盲点,从“彼”出发看“此”也有盲点。我们应该同时从“此”“彼”两方面驰行(两行),能“两行”则有待我们不死守、不被锁定在一种立场。由是,只有当主体(自我)虚位,从宰制的位置退却,我们才能让素朴的天机回复其活泼泼的兴现。主体和客体,意识和自然现象互参互补互认互显,同时兴现,人应和着物,物应和着人,物应和着物至万物万象相印认。我们每一次的感知过程,每一次的意义的制造都只是暂行的,必须有待其他角度的感知出现来补衬,这样,我们在无法避免的名言活动中才可以跳脱名言的枷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山水画都让观者自由无碍地同时浮游在鸟瞰、腾空平视、地面平视、仰视等等角度,不锁定在单一的透视中。中国山水画里的所谓透视,是不定向、不定位的透视,有时称散点透视或回游透视,前山后山、前村后村、前湾后湾都能同时看见。这种视觉的经验,是画家不让观者偏执于一个角度和一种距离,而让他不断换位去消解视限,让几种认知的变化可以同时交汇在观者的感受网中。

塞尚在摸索的过程中,不见得有道家的美学立场,但摸索的方向,又不见得没有触及类似的思维,起码是打破柏拉图、亚里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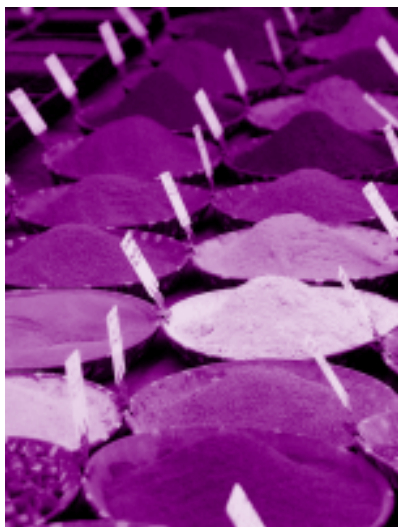
德线性思维的重要转折。塞尚画了八十七张圣维克图瓦山，是什么东西给他这样大的推动呢？这是我这次要看塞尚行迹的原因之一。

★

我们要等到下午饭后才出发，因为今天是大市集日，灼和乐芸一早就来报告，我是急于出游，但他们要看的大市集也是重要的活动之一。市集很大，整条米拉波大道，所有的广场塞得满满的，真是琳琅满目。衣物占大部分，其次是食物，最特出的要算烹饪用的香料，种类多而色彩丰富，几乎抢尽衣物色彩的光。我最喜欢的倒是市政府广场市集前两把小提琴的演奏，一丝不苟，非常典雅。市集的热闹，是生命重要的节奏，是非人化的超级市场所缺乏的，到市集走一走，不完全为了东西便宜，而是要呼吸一下城市人久违了的人情味。



印有普罗旺斯独特色彩的桌布、围巾……是所有市集中不可或缺的品目。（叶灼摄）



市集中最特出的要算烹饪用的香料，种类多而色彩丰富，几乎抢尽衣物颜彩的光。
(叶灼摄)

我们先到塞尚的画室，塞尚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像他的同学小说家左拉一样，但他们崭露头角都在巴黎，他四十八岁再回到艾克斯，画出他突破性的几张名画，包括他的圣维克图瓦山系列。可惜当年他在艾克斯没有知音，以至这里几乎没有收藏他重要的画。虽然现在旅游局到处印发介绍有关他的书籍，譬如那小本子 *Cezanne en Provence* 坦白说，选的画和说明都粗糙无比。

看画室，心中已有些准备，估计没有什么令人突然感悟的地方，我们来，都是因为欣赏塞尚的画的一种朝圣，画室留下的笔、颜料、器具，好像是睹物思人，事实上对他的画艺受启发不多。本来以为画室的大窗看出去可以看到什么，现在窗外都是厚厚的林木，可以说什么都看不到。后来问讲述者，也说以前看出去也看不到什么，圣维克图瓦山是在劳佛(Lauves)黑城堡(Chateau Noir)两个地方和我们即将去的朵罗讷(Tholone)路上才看到，前二者，今天已不能去。在这个画室里画的画，如塞尚夫人画像，都与自然无关，其中一张大画“沐浴者”，也许用了窗外的林木，沐浴者都

是取材于前人，然后并组，并非直描。

去朵罗讷的路上，林木很盛，往往在转弯处可以看见圣维克图瓦山，最后在朵罗讷再过去上山的路上，整个无树无草银灰色的一座庞大的石头山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有些激动，这里不是塞尚画得像不像的问题，而是山的本身的雄浑对他有多少启发，而后发了什么新方法，都是无从检验的。倒是有一样东西，山呈现的energy（动力、气力）和他在画中的色彩混沌放射，仿佛不按章法，触及了一个共通的无法是法的邃古的经验。简单地说，所谓形式，所谓色泽的调和，都是人面对原始仿佛有象而实无，仿佛无时而实有的成象无象之间，硬加入为的决定性，圈限形象，圈限色泽，使之光影界限分明，包括透视所指挥、宰制的动向。但事实上，像所有的浪涌，不是每一个都一样大小，其中有一种晃动有致而无定形的宇宙性的律动。在柏拉图之前的爱奥尼亚人讲的旋律，就不是每一律段长度皆同，这样才接近自然本身，近于道家去框限而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那种超乎人狂傲之上的律动。圣维克图瓦整个雄奇的山就是一大块横绝太空的石头，而这块山石的突起、陷落，与其说是慢慢的生成，不如说整个山还在岩浆涌沸之际，而涌沸即是力的争战，力的争战、力的冲刺当然也有规则，但却是完全无法摹写量度的规则。这个山就是在这涌沸中突然的凝固，我们仿佛感着它仍在涌沸中，只有在这种感觉中，我们才进入宇宙的律动里，才可以说接近真实本身。西方以前的画、以前的诗都是一种由人所发明、由人的主观情感决定的形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圣维克图瓦山激发的一种灵视，使得塞尚触及无法之法，让颜色色块堆叠成一种实体而又能保持色色相成相拒的变动，所以他的透视是一种假透视。上面第二段话的描述如此接近看中国画的经验不是无因的。我们必须遨游画中，回到每一个小节的各自的透视和气氛里，然后组合一个较全面的感知网。



马赛旧港口小停

6月20日，星期五

一半是因为资料陆续的警告，说马赛犯罪率高，一半是因为我们这次没有去看大都市的意愿，在原计划中没有打算到马赛，但既然从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到马赛才半小时，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虽然跟我们的回程是相反方向，但从马赛走高速公路，半个小时没有很大的差异，没有影响到回程的时间，这样就决定跑一趟。

在进入U形的港口之前，在天桥上的右面，清楚地看到伊伏城堡(Chateau d'Iff)在离岸不远的的一个岛上，这就是盛传《基督山恩仇记》主角被囚的城堡。《基督山恩仇记》主角由冤狱被囚到逃离到神奇地变成巨富后回家复仇的故事，中外闻名，光电影的版本就不少。很多游客好奇坐船去看。但小说只是小说，资料上也说，游客只想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不去对证反而保留了小说里想象空间的丰富性。事实上，它无法与左面展现的新拜占庭风格的教堂 Cathedrale de la Madeleine相比，后者全是横条斑马线，

有西班牙科多巴(Cordoba)的 Mezquita 教堂摩尔风(Moorish)某个程度的回响，相当好看。

入到U形的港口，现在是挤满了游艇的停驻港，U形的三边几乎全是酒店、餐厅、咖啡座，密度很高，而且房子也很高。因为密度高，岸边几乎全部被停车位占去，也没有树，也就没有所谓行道树，可以说完全没有情侣闲荡散步的空间，在今天高热的正午，我们只能靠南岸的楼影给我们一点荫凉。旅客们除了闲坐，还是闲坐。环港路，因为是主道，车子也频繁，热闹是很热闹，幽悠闲适是一点也没有，和半个小时前的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港出口的两边堤岸各有一堡，当年是防卫用，现在早已废弃了，不同工业技术时期和不同的权力互制的关系，可以使这些变得无关痛痒，所以就成为废堡，但对我们看港口的气象来说，还有价值。我们沿着南岸走向废堡，港湾的计划显然没有考虑到游客的方便，车道开车不断出入，我们几乎无法穿街到废堡上。

在古堡上看U形港口后面环抱的房屋，连绵不绝，但整体来说，没有特出的建筑。好看的建筑，只有对岸的堡塔、横条斑马线的教堂和南岸山上的金光闪闪的另一所教堂。港口如果少一些游船，应该是很美的，现在见桅不见水，直到爬上最高处，始见一条窄窄的水道，在太阳下，还有些碧水意，但整个感觉仍然是拥挤、挤迫、急速、燥热。后来灼提议到港口山上面外海的一家旅馆餐厅为我庆祝生日，始见广阔的蔚蓝。

午饭后，就离港奔上A7快速公路回家去。



看书、写诗、试画画

6月22日，星期日，热

因为我们即将去看嘉德水道桥，就决定看索宾《明澈的碎片》有关它作为输水道的一部分的历史。输水道是罗马中央集权非凡的建设，由找寻最佳的泉水（他们在现在的于泽斯[Uzès]找到）到测量、翻山越谷的建筑，到传送效果的考量，都非常精细。为什么现在只剩嘉德水道桥呢？罗马帝国败亡后，先是庄园地主的偷窃破坏，然后是外族人如高卢人等的劫掠和继续破坏，最后砖砖石石都变成城堡、教堂的建材，而终于完全瓦解。索宾细诉这段破碎的历史是要把它变成一个隐喻，即我们书写论述的叙述也像输水道一样，只能在明澈的碎片中重新思索完整的可能。他的书写，与其说是考古学的行为，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的状态下思索大叙述的可能性。但他到底是个诗人在冥思，文字有时灵光一闪，可以感着一些古今互照的一瞬……

★

我利用下午再写了一首诗，给加缪的一首诗，反映一点点我们当年的心情。



一个新排的石头阵

6月24日，星期二，热

已经第四天没有出门，讲好下午开上丰都峰，终于因为太热而打消。

晚饭吃得早，灼建议再到维松。我们第一次进城便看到城外一片空地上有一组排成圆环状的石头，仿似英国所见，而这正好是拍旧城城堡最好的角度，几次要停下来，都为了种种原因而撇过，今天如愿以偿。

我们知道是新排的，因为有东西方神秘思想汇合的企图，大抵是按照很多石头阵的排列为蓝图，都是依照夏至冬至太阳的移行而设，但我们也看见《易经》的卦象刻在某些石头上，是一个日本人参与的。我们并不着意去了解整个布置，因为整个空间的感觉不错，河边林木茂盛，因为背光而叶色明亮透青，与沉黑的树干和暗叶互相映照，就和印象派的画一样。河虽然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在树后河水的流动。

走入石头阵，因为空间宽阔，每动一动都与不同的石头建立某种联系。有卦象的石头，因为上面有中文字，就备感亲切。在那分钟也无求解的心，荡过来荡过去，就很舒服。有些石头，或因为形状，或因为滑亮，会引人去拥抱，仿佛可以与之对话。夏至约6月21日，如果是，我们便失之交臂，无法参加祭典了。啊，我们是来散步的，我们就这样走到竹林去……

在回程下山回首看山谷和远山时，一片暮色，山影重重，绿意慢慢退隐入暮色中。远方一些灯色疏落现出，竟有一些王维意。



走向阿尔： 于泽斯、嘉德水道桥和阿尔

6月25日，星期三，热

到第一站于泽斯，我们决定沿罗讷河西岸行走，一心想多看罗讷河的河势，选了爱斯匹里桥镇(Pont d'Esprit及其支流之一瑟斯(Ceze)的一个小城罗克(Roque，石头)，后者是要看石灰石构成的河谷。前者，桥还好看，河势不足，无甚看头；后者在深山中，辗转找到，却无法入城。找不到石灰石河谷在何处，倒是看到一条古代一排桥洞的拱桥，静静地隐约在林木间，仿佛沉睡在其中，还算不虚此行。

我们中午到了于泽斯。于泽斯是个中世纪的老城，入城的主道是环中心而建，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尽是室外餐厅、咖啡座。现在是午饭时间，到处都是吉卜赛式的游唱歌人在卖艺，有点西班牙的情调，事实上中心区的格局也像。来于泽斯的初衷，仿佛要走到输水道的源头，索宾告诉我们，这里有最佳的泉水，而高度正可以



嘉德水道桥是罗马统治时代建立由乌塞到尼姆漫长的输水道唯一留存的一小部分,石柱桥都巨大无比,每块石头都在两吨以上,极其雄伟。(叶灼摄)

适度地慢慢流向尼姆城。所谓适度,就是倾斜度只有千分之四,这样可以保持缓慢的水速而不会溢泻,在一天内新鲜地流到当时的首都尼姆。既然从这里翻山越谷的输水道已经片瓦不存,当然也就没有“源泉”可看,但市中心还是建有一个好看的喷泉,说是最早的源头。我们既然来了,当然也应该看看,漫步在旧城窄巷中,整个格局,有西班牙一般大广场(plaza mayor)的感觉,每个广场四面都有宽大的拱形骑楼,一进又一进的,非常有气氛和韵律。教堂的尖塔塔楼都很古雅,门窗古拙;巷头巷尾,便于人的流通相汇,很典型西班牙和意大利广场的布置。

我们到达嘉德水道桥的停车场时,已经是下午一点,正是最热的时候。从停车场到桥,要走十分钟,在大太阳下,是蛮累人的。不久,视野突然开朗,三层的巨桥,跨河横天而立,桥长二百七十五米,高四十九米,石柱桥拱都巨大无比,每个桥拱宽约二十五米,每一块石头约两吨重,有些是六吨重,没有用类似现代的水泥粘

合，最上层三个小桥拱为一组，压在大桥拱上，实用而合乎美学的需要，非常壮观。输水槽粘合的材料令人惊讶，据说用的只是石灰、肥猪肉和未熟的无花果，居然坚固如金石！罗马作为霸权的功过如何，我们暂且不问，其测量之精，蓝图之细，建筑之巧，使人震撼。桥下深蓝的水中，有现代的“罗马人”在洗澡，游泳，划船，跨天而立的嘉德水道桥，仿佛默默在思着，笑着历史的诡变，今天的人对自己的创作非常自傲，但罗马人，像这样雄浑的建筑比比皆是，能不惊艳吗？

到阿尔之前，路旁两大片黄光灿灿的向日葵，仿佛在宣说：我们已经到了梵·高的画土了。上次，因为车子几乎被偷的不愉快经验而匆匆离去；这次来，有些准备，要看一些梵·高的留迹。

因为下午在嘉德水道桥大太阳热晒的关系，到了旅馆，就洗个澡，决定先休息。我们到六时才出动。这时，不知是河风，还是靠近海口的关系，整个城都已经凉下来，这样走起来就很轻快。不久，进入市中心，路边咖啡座、餐厅举目皆是，闲坐看人的咖啡客很多，恐怕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游客吧。我们一心往 Place du Forum 广场走，一面品味窄街弯弯曲曲造成的趣味。我记得有一个游客文人曾经这样说，在阿尔，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走，最后不知怎的兜兜兜又回到斗兽场。这正好说明街道的曲折回环。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个空的广场，进去一看，原来就是梵·高第一次住的医院，有画为证。事实上，为了符合他的画，中间的园圃和花草，尽量保留画中的格局。这个广场已经不是医院了，而是一些商店，大多是纪念品店，其中一间是专卖明信片的，挂满了梵·高画复制的明信片 and 相片相对应，也有海报一样大的复制画。想想，这个城对梵·高何其残忍，与当地的一个诗人米斯特拉尔 (Frédéric Mistral) 曾获诺贝尔奖受全民爱戴真是天渊之别（二人时间相差不远）。现在不知有谁在看米斯特拉尔的诗呢！最大的讽刺是：当年连一张画都卖不出

去，可以说大家对梵·高极尽嘲弄之能事，今天利用他大量化作商品，整个城一大半都滋生在他画的名声上。来追踪古迹的人当然有，但来看梵·高（其实是一种幻思梵·高）的人更多。这个花圃的广场，就是原来的医院还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出之处，而梵·高的画使之永恒了，这就是艺术的魔力。后来我们到了Forum，那夜灯大放而使到梵·高用鲜黄色画出的咖啡座，现在干脆将之漆得亮黄一片，并名之曰“梵·高咖啡座”，商品化也够完全了！Forum广场上另一引人注意的是 Nord-Pinus旅馆，这个旅馆很多名人都



阿尔的 Forum 广场最著名的旅馆 Nord-Pinus 正面的墙上，把古代的一个门拱、廊柱及横匾活活地嵌在 18 世纪的建筑里，这就是后现代所说的“择句”。（叶灼摄）

住过，包括亨利·詹姆士。奇怪的是，正面的墙上，把古代的一个门拱、廊柱及横匾活活地嵌在18世纪的建筑里，这就是后现代所说的“择句”，相当特出。这个“择句”只是一种舍不得失去的记忆呢，还是有它建筑上的需要呢？舍不得失去的古代的碎片就这样牵制着来客，不只这一块，整个阿尔，整个普罗旺斯都充满着这些碎片，但有多少人能够像索宾那样，在这次些碎片中找回原有的叙述呢？大概不多，而我们，不管是梵·高的指引，或是这些碎片的挑逗，就千里迢迢来了，有时兴奋，有时失望，但总是平凡中的一种涌动。亨利·詹姆士住了一阵，写了一本小册子，要找出这个城的迷人处，一时也说不上来。我想，梵·高给画友Bernard的信讲得大致不错：“但人群是宏丽的，一大堆多彩的群众叠坐在斗兽场的座位上，巨大的圆环投下光与影的太阳效果非常动人。”一种腾腾的热闹，腾腾的色彩，腾腾的音乐声，是人在兴奋，是自然地兴奋高升的时候一种美的放射，在这里如此，在艾克斯如此。我们怀念的也不见得是梵·高或什么了不起的古迹，而是从广场到广场的音乐声和咖啡座上的人忘去一切烦忧的舒泰罢了。我们是已经内在化了波德莱尔的“城市悠荡人”和印象派画家如雷诺阿笔触下的咖啡文化的梦，还是因为我们住在单调的加州而追望一种梦？这种梦，靠着我们的想象，维持着一点点美的本能。我们今晚的晚餐，从外表看去，一片符合这种梦的情调，和我们一起入座的人也一定是这样的感觉，但苍蝇乱飞，菜色平平，这就是梦与现实的差距，可我们仍然会追下去……



走向阿尔： 梵·高的画土

6月26日，星期四

决定把今天分两段时间是对的，早上较凉爽，先看阿尔其他的部分。我们在大街上吃早餐，然后到共和广场（Place de République）看圣图洛菲教堂（Eglise Strophime）峻美的正门，教堂纪念的是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法国的基督徒。这个正门是典型的普罗旺斯的罗马式建筑，建于12世纪，山墙的三角面展现了赤脚的耶稣监视着最后的审判，有四位门徒陪伴，飞扬的马修，马克的圣征是狮子，路加则是牛，约翰是鹰，右面有一个手持火剑的天使，把罪人挡于天堂的门外。但我有兴趣的是旁边匾上的浮雕，那些雕像看来是属于异教的，也许根源于基督教前的异兽异象，仿佛说明了普罗旺斯本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的熔炉。

穿过广场到罗讷河河岸，曲折的小巷有不少好看的门窗楼阁，但到了河岸，发现河边没有什么设施，觉得有些可惜。正当我这样

想的时候，我从河的围墙往下看，河上竟然浮着不少死鱼，又想，这条看来这样美丽的河，到快出海时竟然污染到鱼都死去，如果河边设有餐厅之类，这时就太扫兴了！

我们这边走走，那边走走，觉得城的展开，既不如艾克斯米拉波大道那样的开朗和广场接广场那样的多样，也没有于泽斯城拱形骑楼广场那种空间的流动，每个转角都给人开阔的感觉。阿尔没有这样的气势。阿尔在凯撒时代是行政的大城市，现在真看不出这种担当。

下午三点，才出发去看梵·高的画土。阿尔北面的田野与山陵，包括环绕着风特飞尔(Fonteviel)小山头上孤零零的都德(Alphonse Daude)磨房风车的田野，和含有戾堡城(Les Baux en Provence)怪石嶙峋的爱尔比矮山群(Alpilles)以及梵·高因为精神有异二度入院在圣雷米的St. Paul de Maus精神病院附近的景色，他有一半以上重要的画都在这一带完成。

我们开车出城不久，便是小路，无尽的田野，有很多橄榄林，风吹下银光闪闪，色泽层次变化多端，尤其是在灰绿灰蓝之间。田野外的远山就是爱尔比矮山群，延绵宽阔，在阳光与迷茫间微颤。现在的田景虽然不完全如梵·高所见，比如收割后的麦田，也许是早了些，也许不在这路上，但气象相似。农居当然有很大的改变，但田野的展开如一。我昨天曾说，其实外景是什么，有时并不重要，画家的再造，全靠他色泽的闪烁激荡及线条的生动舞跃。比如今晨在阿尔城内看见的公园，梵·高画了不少张，园景实在没有什么动人处，是梵·高颜色构成的气氛把它托现成艺术。但这里也不是说外面的现实没有触动的力量，两者的互玩是极其重要的。曾影响过梵·高的点彩画家西涅克(Signac)有一次说，梵·高完全被南方强烈的光淹没，他是那样冲动任性，感受是那样浓烈，他完全没有看到南方的蓝、黄、青，他的颜色不是客观的(指点彩派利用两个颜

色并列的科学分析)。这话对也不对，到阿尔的梵·高在艺术的摸索中已经超过点彩的技巧，即使有也是推前到与点彩派的意图效果都不同。虽然在1888年他初到阿尔时还应用一些点彩技巧，他的突破却是复杂的。有人特别拈出他对日本版画的心仪大做文章。没错，他到阿尔时，的确曾说他已找到他心仪的日本，没错，他到阿尔前，曾仿广重画了一些日本母题的画。日本对他而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画与人生人生与画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分的整体，不像西方那样明显的隔分，那样不易做到艺术化的人生人生化的艺术。他觉得普罗旺斯有着这样的气氛，但他说找到日本，是找到他艺术中的乌托邦。无疑，他在阿尔画了不少花卉、花树和田野，有点彩派的余绪，也有日本版画式的冷静，这些画里几乎没有强烈急激的笔触。他在色彩与线条上的革命，不是那些画，而是那些色彩的爆炸。线条本身的表意力，这里不但指他恣意挥霍的笔触，强烈的色彩，如1889年在圣雷米精神病院画的《星夜》、《橄榄树：光亮的蓝天》，到他搬到巴黎外的奥菲斯(AuverssurOise)画的《满天乌鸦的麦田》里所见，这些强烈的色彩与笔触，还包括了给颜色本身的物质性、物质独立表现性，还给颜色线条本身的生命。这不是日本所给他的，而是他个人进入颜色的物质性特有的感悟。他在1888年给他弟弟迪奥(Theo)的信中，不断地推出他的颜色经验与实践，其中有两点很显著，无形中成为他的理论，如果不是理论，我们仍然可以由实践中说明。第一点，是颜色与音乐的关系。这点不知是高更(Gauguin)先谈起还是梵·高先谈起，都发生在1888年他们一同画画互相刺激的时段。高更说：颜色作为一种音乐的触感，流自它本身，它的自性，它神秘谜样的内在力量。梵·高说：把所有的颜色不断加强，我们会达致安详与和谐，它们自然发生仿似瓦格纳的音乐。他又说，与其要把眼前的事物照原样复制，我不如恣意涂抹颜色来更强烈地表达自己……人头后面原是一片墙壁，我画一片

无限，一大片最丰富最浓的蓝色……而达致神秘的效果。梵·高在给弟弟的信里，欲求颜色本身的表达力量。梵·高出身宗教家庭，早期曾为牧师，早期的画，对“载道（基督教义）”未曾或忘，事实上，画作为一种象征始终未离开过他，可是他爱颜色爱自然所给他的触感往往超过他爱的上帝，这里并不是说他已放弃信仰，而是说他必须找出另一种形式的两全。这就引发到第二点，在他的信中，他屡次抗拒“抽象作用”。所谓抽象作用，就是把具体的自然事物变为某种真理或神的附从。他积极地谈颜色的冲击对比如何可以表达冲突、不安、焦虑等等。从这两点，可以了解到他对颜色的恣意涂抹，其效果是熔象征与写实、内心感情的冲击与外在世界具体的物质性的存在于一炉，而不为物象历代的“载道”叠义所牵制。颜色线条激荡的律动，加上颜色安排上构成的气氛，打开了后来沉重逼人的表现主义笔触，虽然在梵·高整体的画作里，并未完全脱离以物象放射的象征手法。因为梵·高对自然物质独特性的尊重，他也经常从自然力道特出的线条中撷取灵感，比如他的《以爱尔比矮山群为背景的橄榄树》里面的鬼魅感必然与该山群的嶙峋怪石有关，不完全因为他精神异状所构成的扭曲；对他那风旋星转近乎呼喊的《星夜》和受刑似的《橄榄林》也必须作如是观。

现在，回到旅途上所见的事物。风特飞尔镇小山头上的都德磨房风车，在蓝天下孤零零地停滞不动，像失去了知觉的一个存在。下面无尽展开的田景，带点午后强烈阳光下的氤氲，一种雾绿，不同层次的青和灰蓝相映着白云默默的蓝天，有一种静默的欲言不言，令人想起梵·高大部分引向远方的田景画。

不久，我们进入在爱尔比矮山群末端的戾堡城。戾堡城的过去充满血腥的残暴的故事，令人吐舌：一个王子把古德嵩全城杀尽，另一个则攻入他已有身孕的侄女的堡垒去强暴她。最出名的是下面的故事：游唱诗人卡巴斯坦与白兰赛相爱，被丈夫得知，他把诗人



风特飞尔镇小山头上的都德磨房风车，在蓝天下孤零零地停滞不动，像失去了知觉的一个存在。这是梵·高画中的事物之一。（叶灼摄）



梵·高住在圣雷米 St. Paul de Maus精神病院时曾入画的廊柱中庭，花草依旧。（叶灼摄）

的心挖出煮熟，以血做酒献给不知情的白兰赛，但她知道享用的竟是她心爱的诗人的心和血之后宣说：“不能让别的肉和酒玷污我的唇。”说完袖随风起，从戾堡城的鬼魔城岩飞下自尽。这个故事引发了不少诗歌，包括庞德的《诗章》第四首。

进入地狱谷上戾堡城，还未见城，两面的奇石怪岩就已够令人叹为观止，石群已似城，自然的壁崖，如云翻起，如野兽跃出，如狰狞怪物压下，高山山顶上，废堡的破窗如空空的眼眶俯视，一片鬼魔的怪形怪状。梵·高虽然没有提到这些，这些石头和废堡的怪形怪状必然曾激发他，我个人觉得他在圣雷米期间的画，用到阿尔比矮山群为背景的都特别令人寒战。及至入城，整条上山的街道，变化多端，往往山石就是城堡的一部分，包括切石为屋，半山上有一破宫，柱石窗棂俱在，被其他的破墙拥抱，发出一种残缺的雄伟。整个石头城，建而又像刻出来的感觉是固实的。代替中世纪的残暴

的现在是不不少的画廊和工艺品，竟有文雅的气味。因着观光工业的影响，武士打斗的场面，所有过去的血腥故事，在下个月，万人塞巷的旅游旺季，将以商品化声光灿烂的方式重演！

到圣雷米 St. Paul de Maus 当年梵·高住的精神病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游人都已离去，也许这里还不是游客的时候。一切安静得很，里面的修道院的廊柱中庭如旧，花也很盛。我们到梵·高住的小房间，看他的小床，都极其细小，屈居在这个压人的空间，并没有拴住他的想象，他仿佛在呼喊的《星夜》是横绝太空的作品，即从扭曲如受刑的橄榄树，我们还是感觉他想象的飞扬。如果当时有更多的知音，他也未必会走上精神分裂之路。事实上，他的精神分裂是间歇性的，我们可以从他的画和他的信中看出他时时神聚的、活跃的艺术探索的靈魂。

我们换了一条路回阿尔，几乎整条路都是由法国梧桐构成的隧道。我们仿佛走入历史，时间牵着梵·高若有若无的记忆和静静的呼喊，久久回不到现代的阿尔……



到尼姆:罗马第一个殖民城市

6月27日，星期五

去尼姆，是因为这是罗马在此的第一个统治中心，有些古迹可看，尼姆也是输水道的终点，虽然输水道早已不存在。但我们也看到不少的警告：亨利·詹姆士当年就说过，像纽约的布鲁克林，就是说现代的城市化。我们进入不久就感觉到，是大城的气势，但大部分和其他的城市没有很大的分别，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特色。要看的古迹，当然都在，事实上，斗兽场保留得相当完整，古代做会堂的嘉瑞屋(Maison Carré)也有其神圣的历史意义，除此以外，可看的不多。倒是一个泉水丰富的花园相当不错，可惜今天太热，无法从容细看。尼姆和输水道的关系，倒令人思索，这个城不只现在多水，古代也是泉水丰富的，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昂贵的一条输水道呢？据说当年的建筑师阿格里帕(Agrippa)曾这样答复：引水是为了造更多的喷泉，像罗马一样，也就是说是威权的炫耀。



尼姆是罗马在普罗旺斯统治时代的中心,建有目前还相当完整的斗兽场。(叶灼摄)



回马尔格的圣荷曼之前

6月28日，星期六

早上阿尔有市集，我起先不想去，反正千篇一律，说不定有些摊位来自艾克斯呢。但一转念，如果来看人群，不看商品，则是另一种现象。首先，这是日常在此或是市内生活的人，不加修饰，本然如此。我们会发现这里是种族的大熔炉，人虽操法语，皮肤、面目、轮廓，不是非洲的，就是阿拉伯的，从戴的帽子看，又见犹太或阿拉伯某种宗教的色彩，当然也有吉卜赛人。我们不是专家，不能确辨，但大部分不是普罗旺斯原有的白人，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后裔，有，也因为通婚的关系而起了变化，不少肤色甚黑而轮廓前额突出……买者卖者属非裔的好像也不少。这里的生活形式接近西班牙，说不定还是穆尔人的气质，这应该也是合情合理的。其实，看宗教也应该从这个角度看，教堂上的浮雕，时而出现非基督教的怪兽与妖魔形象，这叫作异教丰富了正教（基督教），没有这种互动，就没有文艺复兴。



仿佛是约定似的，出阿尔城不久就看见两片大片璨黄的向日葵，好让我们把梵·高的画意带回家。（叶灼摄）

看完市集就出发回家。仿佛是约定似的，出城不久就看见两大片璨黄的向日葵，好让我们把梵·高的画意带回家……



在家休息

6月29日，星期日

诗作碰到瓶颈，写苦热等雨而联想到地中海西北风(mistral)普罗旺斯人生活思想的影响，结尾总觉不妥，拆开又复合，都不理想，后来想到用一个不定性的形象作结。晚饭后在阳台乘凉，夕阳一片红，燕群窜飞，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它们的窜飞，有一种不安感，今天特别唤起儿时在乡下乘凉的景象。我仿佛记得这是天气将变的先兆，现在不知是不是。慈美说，它们在追逐着玩，我说也许是在晚空中抓小虫，无定案，但这无定案反而加强了我对这窜飞的印象，就觉得加入这形象，这样，那首诗的瓶颈就迎刃而解。

瓦莱丽把一些资料带来，建议我们再到山区的另一个美丽的山城迪尔乐飞(Dieulef)去看看，又说，我们所处位置其实离里昂(Lyon)不远，才两个小时的车程。里昂虽然不属普罗旺斯，但近水楼台，应该去，往后不见得再有机会专程到里昂去。我们听了都极为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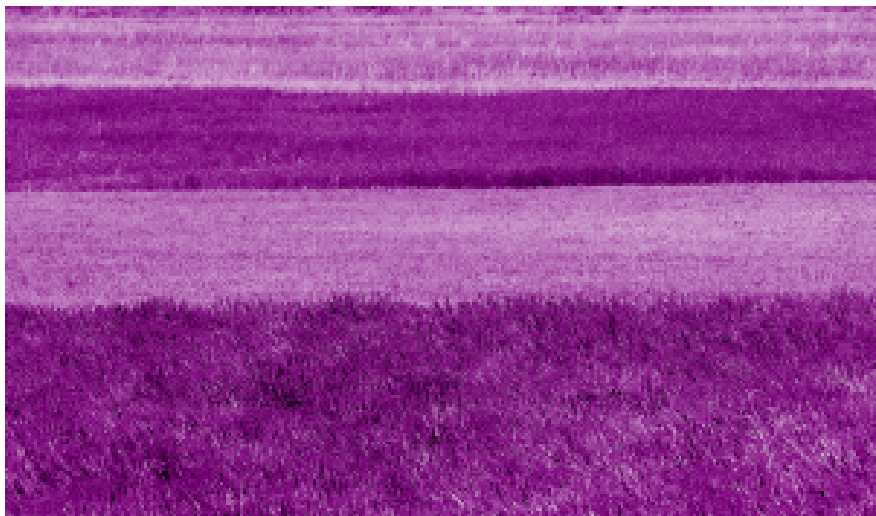


出入于德龙高山的谷豁

6月30日，星期一

到山城迪尔乐飞，我们取道尼翁山区弯曲入山，先沿河谷行进，山石奇俊，林木与山上的松树以不同的绿相映照。此地高山并没有瑞士绿毯垂天的景象，主要是并不柔细嫩绿，但自有其本身的迷人处。山上的一些别墅，疏落独立地种有笔直的柏树，我和慈美对于这种柏树，原来有些不同的联想。过去在美国，甚至在东方看到的，多与坟墓有关，今天看到的，因为独立远近，与房屋及其他绿树构成不同层次的深远，令人想起意大利的山景，相当悦目。

眼前诸峰，最高的一大片秃头，有一番异样的雄奇。整体的感觉是，绿意深沉，出谷入谷，曲曲折折，时深时浅，时远时近，真是柳暗花明。进入狭谷狭路的Trente Pa峡谷，险要，惊心，景变急速，幸好对头车不多，而狭路上有短墙作路沿，有些被保护的感觉。虽然如此，儿子灼仍需步步为营。山风、树声、蝉声不断，及至过了Valouse的山顶的路牌后，路突然开阔，开路的人特别留



在德龙 (Drôme) 高山的河谷平原上，一匹酞紫的薰衣草 接一匹茂黄的割后的干草接一匹初发的绿草，一匹一匹晒在阳光下，真是快人心穴。(叶灼摄)

了一大块景点的崖角，身前身后，崖上崖下，都是酞紫的薰衣草，一大幅一大幅在崖下河谷展现。我们没有料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薰衣草，因为很多资料都集中在佛朗藪，包括我们在鲁贝隆山区看到的。这里山顶一大片接河谷的一大片再接其他色泽的草类，然后升高向山，这些仿佛拍动的薰衣草，再与秃头的高峰相映照，实在是自然彩色的一大演出，是平原无法感受到的。事实上，出谷入谷，上山下山，左一片伸向无尽，或伸飞上山，右一片旋转扬越，这种感觉完全不是照相机可以摄取的，则电影的幻觉也未必可以再造。我们后来来到河谷平原的一条直路，左面的原野上，是割后干草一长条，接绿的麦草一长条，接酞紫的薰衣草一长条，再接浅泥黄一长条，一直伸到树林边和山脚，一匹一匹晒在阳光下。而此时更顺心的是，山风一片清凉，快正午仍能如此，真是快人心穴。

我们到了迪尔乐飞，很安详的一个山城，不少游人在那里享受咖啡和午餐，确是个消闲的好地方。不过这个消闲的山城，无法取代出谷入谷上山下山的山景田景所给我们的快乐。



为雨疯狂后的雨思

7月1日，星期二

一早被久旱甘霖的雨吵醒，四个人都从床上跳起来，像小孩子初次看到雨一样，欢喜若狂。事实上，我们等待太久了，三个多礼拜的酷热。雨来，就是热去凉来，我们走到阳台，那阵凉爽即是甜美。前二十多天，只能穿短袖凉爽衬衣，一半带来的长袖衣服都无法派上用场，今天居然要外加长袖薄夹克。看田景山色，滴滴漓漓，色泽鲜浓，生意更蓬勃，远山更青，路更明，事事物物都醒眼。雨虽然只下了一个小时候左右，凉意已经大大激荡了心境。一面早餐，一面呢喃着要出去走走，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灼已经披戴着几个照相机出去摄取雨意。雨后的清明润湿，只能感觉，非文字所能抓住。

我和慈美跟着出去，慈美来此到现在，因为酷热，还不曾在葡萄田里散步，她现在急于出去，雀跃于树色、葡萄园色、山色、云影，一口气拍了近十张照片。明明知道，这样的傻瓜照相机无从呈露这种感觉，但起码这个纪录可以唤起记忆中的喜雨。以前念杜甫



可是因为雨后空气特别明亮，漫天云霓如泉涌，块块不同，朵朵异姿，刻刻在变，争相翻腾。
(廖慈美摄)

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并无惊喜若狂的情绪，今天我们则是，可见苦热对人的情绪是有一定的影响。我过去几首关于雨的诗，不少人喜爱，估计跟我诗里的惊喜若狂雀跃情绪有关。

我们在田边照完相，回过头来一看，马尔格的圣荷曼山城雨后新装在呼唤着，我们决定再上山城去。也许是雨的关系，忽然觉得，墙、窗、门、屋角无一不鲜明，比我们最近看过的山城还要好看。事实上，别的山城有的，这里都具备了，教堂(也许没有人家的多饰多彩)、喷水池、洗衣场、亮丽的百叶窗，俯瞰万里田景远山，全都有了，而且今天河谷的绿意更加璨丽，所缺乏的是咖啡座、餐厅和面包店，这些其实没有那么切要，所要求的气氛，都是一种先入为主想象中的浪漫吧。没错，我们看到美丽的山城，如果有一个像维尔滴幽幽游不迫的广场，我们一定坐下来好好享用。台北人太挤，噪音太多，交通太压人。美国是工作工作工作的国家，所以休

闲情绪加文化的地方就比较少。虽然，严格地说，我们住的依海而建的大马镇（Del Mar就是海缘的意思）是相当有欧洲气味的，但因为附近没有相互扶持的文化脉络与环境，美国人一般也不作兴那样的悠游情绪，生活有时就觉得单调起来，这是我们欧游的原因之一。这次来，选上这样一个小镇，生活像本地人一般，感受到在深层的生活里，确有其基本的不同，享受人生，细味自然，酒、咖啡、橄榄……不让时间催逼。所谓不让时间催逼，是不为物质欲望去分秒必争，而是要培养生命情调、情欲的尽量收受，这不一定是自私。我们不必把享受人生看成自私，尤其是，如果享受人生包括了对“唯用是图”的文化议程的抗拒，也就是对编制性的社会透过物化、商品化而按照宰制原则、货物交换价值原则、有效至上原则来规划的文化方式的抗拒。在享受人生在这个向度里，是培养我们本有生命里美的敏感性，也就是说找回艺术化的人生。如果我们被锁死在目的至上的网络里，所谓“勤敏”，往往是做了这个网络里隐藏的对人性具有极大杀伤性的议程的奴隶，而边缘化了的自然赋予我们的是整体生命情调发展的机会。

马尔格的圣荷曼引来了英国艺术家伊恩（已经住上十几年了）和设计家瓦莱丽，杭内·沙尔劝索宾留住普罗旺斯，索宾一住五十年，都必有其原因在焉。我和慈美知道，我们这把年纪，法语又不会，是一定不会留住的，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是已经放弃了家园的一种放逐，现在怎能再放逐呢？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这放逐最早的一个原因，是要挣脱不合理制度的宰制，求一种心灵的解放。但在新的机制里，我们又失去了另一种悠游的艺术人生。欧洲还有一些种子，普罗旺斯还有人生活着这样的人生。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可以在心中保持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空间，提醒自己，在美国，在台湾，在内地，未尝不可以保持这份空间的纯粹，而让艺术导引感受的人生尽情地挥发。



阿尔代什河谷与弓形桥

7月2日，星期三

前几天在出发去阿尔之前，在加油站，站主跟灼聊起来，知道我们的游兴，就建议我们去看岩石自然形成的弓形桥。今天就决定去探寻。

从爱斯匹里桥镇向西北行，约半小时，到了一条单向的吊桥，正奇怪桥这么窄，上得桥来，豁然开朗，桥下水蓝清澈，就是阿尔代什河谷的末端。前面河边咖啡座，一片色彩，极为舒服的感觉，就打算在这个叫作圣马丁(St. Mart)的小镇停下来。车子停在河滩上，面对削直而上的一片石壁，壁上有房舍，壁下河湾一片清泉似的河水，看见就透心凉。许是昨天下雨的关系，今天不热，相当清爽，和前几天真是天渊之别。待我们走到水边，向西一看，一直弯过去的石壁下有些泳客和小船在戏水，一抬头，好美的一个城堡的山城，尖塔，圆的塔楼，活像童话中的景象。河流向西南方入罗讷河，因为前面有意略阻成潭，形成一面小小的镜湖，河坝堆石间，



阿尔代什河坝堆石间，片片镜湖，水草蓬勃，小树红花，由深绿的树林静静地拥着。（叶维廉摄）

小树红花，清淡悦目。我们沿岸西南慢行，河中满是鳟鱼，进出于水草间。不久灼与乐芸已经走到一家由磨坊改建的餐厅，起先慈美和我有些迟疑，觉得河更有气氛些。不料转过去，在大树下，从废而不用磨坊水道冲出来的水，水声急激，非常清脆悦耳，荫下又凉爽，就决定在这里午餐。午餐平平，但水声凉意够惬意了。饭后过小桥到石坝，只见水声潺潺，水草蓬勃，红花更多，后面一片再生河，也一样平静，由深绿的树林静静地拥着，极为心旷神怡。

这里只是峡谷的尽头，还要开很长的一段山路，才会到弓形桥。但我们爬山不到五分钟，就见到一个看台，倚栏一看，万仞深的峡谷，弯弯转转，一大片石壁随河弯曲，石壁上许多天成的奇岩深洞，目不暇给。而弯曲的河上，尽是独木舟和小船，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的队伍，由弓形桥那边顺河流下。此时红色绿色点点在万仞河谷紫蓝的水上悠然飘下，像水上的漂花，这些都是照相机无能为力。所谓雄伟，大概就是如此。

峡谷谷石都非常好看，但山道弯曲狭窄，不易停车。不久见崖边停满了车子，知道是重要景点，走到崖边一看，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阔大直削谷底的石壁，赭色带红，雄伟奇俊异常。更抢眼的是，两块石壁对称的中央，弯进去方形一大块，仿似掉了雕栏的阳台，那感觉似曾相识。对，太像印度佛教从石壁刻出来修行的佛座，脑袋里也曾闪过这样的念头：上面应该有个佛像，起码格局气势相似。但这是个无人迹的腾空的石壁，除非是飞檐走壁的异侠在这里练功！类似的对称的石壁还有好几处，造化就是如此出人意表，多看可以让雄伟渗入我们的胸中。

到了弓形桥，这么巨大的石壁拱桥，自然天成，当然比嘉德水道桥更难寻索来由，但自然的杰作，我们只应拜服，不问其神工之所由。石壁弓形桥跨在水上，架势超人，不必言语。可惜桥下已经成为游泳戏水之地，无法任其自然自在地在太寂中浑然展现。



这么巨大的石壁拱桥，
自然天成，我们只能拜服，
不问其神功之所由。
(叶灼摄)



寻昆虫大家法布尔博物馆未果

7月3日，星期四

法布尔(J.H.Fabr)不仅是昆虫学专家、一般的生物专家，而且也是个作家，他的博物馆据说非常丰富，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不料到了馆前，发现2000年开始修建，至今没有完成。我们有些失望。不过在我们车行高低转折间，另有发现，那就是今天的空气特别透明，漫天云霞如泉涌，这么多的白云，块块不同，朵朵异姿，刻刻在变，争相翻腾，是一个月以来苦热下所未见。大概是前日的雨吧，百重滴泉后，云即日日升涌。慈美说，人说普罗旺斯要看的是天空，信焉！说蓝是不够的，说透明的蓝仍然不够，也许璨光与云霞的瞬息变化产生的迷人的色泽，超乎语言之外的光色的颤动，逗人冥思、感思入天空的奥秘。这方面，画家做得比较多些，尤其是印象派的画家，文字总是略逊一筹。

*

维尔滴幽广场的咖啡店，晚间供西班牙式的小吃 Tapa，我们



维尔滴幽广场里，四棵巨大的法国梧桐叶叠叶枝缠枝，把太阳筛成光珠子来应和那仿佛永远的喷泉水滴的乐音。（叶灼摄）

讲了很久要去尝尝，今晚终于如愿。在法国梧桐的树伞下，在喷泉的低吟中，气氛、环境都一流，小吃则平平。因为仿佛全村的人都来了，kiss来kiss去的招呼方式，如此熟络，如此热情，完全合乎法国小村小镇的富于人情味的聚合。听着泉声，看着人群热络的接触，确有一种温暖……



上丰都峰

7月4日，星期五，略凉

今天决定上丰都峰。

没想到，一进山就是密密麻麻的松林，满山松声如潮。荫凉中，仿佛回到少年在故乡的年代那些穿梭松林的日子，躺在林下，听松涛，看白云飞越青空。

不久到了第一个可以俯视山下的望站，此时山风更响，下面山连山谷连谷，所有极高极大的山峦，都在脚下。凭栏远看，真是一览众山小，云飞千万里。此时谷风霍霍，适时有一只小鹰弄翼，从高空故意不拍翼而垂直坠下，谷风上来又把它浮起，顺势滑翔而上，翻弄数次才飞去。

我们再上车，仍是松涛夹道，可是突然绿意全消，前面一片沙白，是石灰石的白，难怪每次远看（我们进进出出都可以看见的）峰顶，都是一片白，第一次还以为是雪呢。当然冬天是有雪的，但夏天的白色也有雪的幻觉，强烈的阳光照着，非常刺眼。靠近峰顶



雄伟的仰望，丰都峰顶云动塔塔动云。（叶灼摄）

的尖塔停下来时，风好大，大到如果我们有翼，必然被吹下山。风不但大，而且冷，没想到热了这么久还有今天。向下看，仿佛沙山慢慢流入绿谷里，浩瀚的一片；环目四看，那种宏阔壮丽也只能用雄伟称之。当年的彼特拉克的惊艳，恐怕也是这种感觉。彼特拉克因为爱之若狂才有宗教压迫下的罪恶感，其实，这种喜悦，与官能的悦乐，怎可以同日而语呢？我们惊艳之余，抬头看塔，因为云动而塔动，或塔动而云动，有点令人眩目。我们从南面下山，气象惊险，大片的碎石坡，窄窄的弯弯曲曲的路，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直到再见林木夹道，才觉得下山安全……



格日囊的书信展和林纳画廊

7月5日，星期六，凉

今天跟伊恩、瓦莱丽讲好下午六点在伊恩印刷伙伴林纳(Eric Linard)的画廊会面，那里有一个画展，伊恩的儿子马修(Matthew，也搞刷物)一家也会到那里。因为展览六点才开始，路途上会经过格日囊城，是教皇统治时代的特别行政区的首都，就决定先去看看，再去林纳画廊。

皇宫的城堡果然壮丽，重实如一座山架在石头山上，远远看，占了半边天空。这个城当年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位女作家塞维尼(Sévière)，她的女儿是格日囊伯爵夫人。塞维尼常拜访她，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写了不少信，记载当年的豪华生活细节，宫中的香草树木和吃喝情况，包括地中海西北风威猛的破坏，使她的书很受当年读者的喜爱。就有这么巧，城里今天刚好举行一个纪念她的有关通信的卖物会和展览，环城的街巷展出手工精制的笔记本，运用树皮、树叶、豆荚、茅草，相当别致。其次不少珍本旧书摊，也有

专展出颜料的制作、书法样本，包括仿东方的书法、阿拉伯书法的精制本。我们在旅途上，尽量不买这些东西，因为不便携带。我们上城堡，环城走了半圈，视野深远，薰衣草等田景尽收眼底。正打算出城上路，乐芸看中一本有书法插图的书，但要回到城头的店去拿，我和慈美在城下等。过了好一会，灼从城头跑下来，说有些展出的书法我们会喜欢。我们进去看，有几张不错，但大都是笔墨线条乱舞，没有中国的韵味，也没有顾到线与线间的空间关系，不够流通，实在不好，真是神不神鬼不鬼。外国人看中国字，因为没有对中国书法气韵的了解，恐怕也有类似的感觉。进到店内，乐芸拿了一本留言册给我看，里面也有人写了些中国字，乐芸促我也留言，我心中涌起“神不神鬼不鬼”这句话。慈美说，做客人不妨客气些，我后来就写下“神来之笔”。女主人说她是程抱一的学生，拿着一本程抱一的书，说，这是她的圣经。她听我写下的是“神来之笔”，非常高兴。

林纳的画廊坐落仙女谷(Le Val de Nymph)的树林间，赫然一座别墅大堡。伊恩、瓦莱丽等人已经在那里，正在很热烈地聊着，马修相当健谈，与伊恩的沉默寡言刚巧相反。主人林纳忙着周旋，没有机会跟他谈话。我们原要来看他精心印刷的操作，今天在开幕酒会客人的穿梭下，当然是看不成了。林纳画廊，原是一间废屋，林纳买下来改修，现在有大宅气象，线条简洁，因为两个大展览堂有两层楼高的墙壁，特别空阔，大画的展出效果才出来，虽然今天的画，四大张从二十多尺高的天花板垂到地面的直线滴彩，我并不喜欢，一张还可以，四张无变化的雷同，就不耐看，有点质不胜文。但林纳显然是非常支持新创画家的，进门处列有不少有名的艺术家，可见他是一个新创艺术的赞助者。在这个小村子里，有这样一个场所，供艺术家互相推展，非常难得。



伊恩纪念他德国朋友的雕塑

7月6日，星期日

伊恩在马尔格的圣荷曼村住上近二十年，安心工作，完全得力于他的德国朋友。头十几年，免费让他住，后来又以很便宜的价格把一栋房子卖给他。他非常感念这位朋友。他这位朋友死去后，就葬在后山葡萄田旁的坟场里，伊恩替他做了一个雕塑代替墓碑。我们今天趁天气温和，就散步到坟场去。果如伊恩所说，你们进去后就会认得！是独一无二的纪念性雕塑，利用几块长方形石板作不同角度的直立，像现代城市又不像，也像德国现代表现主义雕塑家保罗·斯尔巴特(Paul Scheerbart)和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把玻璃片倒插在沙上所构成的平面不同角度的互玩。慈美眼光敏锐，说，伊恩住在圣地亚哥时会把一家以玻璃为主调、以长条为空间分隔的建筑拍了很多照片，他这个雕塑有那些照片给我们的感觉。

平面设计艺术最大的限制是几何线条，不大能飞跃舞动，也就是不大能即兴挥发。但伊恩的长处，像很多日本艺术家一样，只要决定做，一定细心专心做好，一点都不苟且，做到设计图像最完全的表达。



普罗旺斯外：初识里昂 I

7月7日，星期一

到里昂我们订的旅馆 Novete 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我们随便吃过午饭，便往城里走。我们的旅馆在现代化的商业区，但离城并不远，离老城也不能算太远，不像巴黎那样庞大。巴黎整个城二十区街道房屋建筑风格大都一致，都是出于 19 世纪拿破仑时代奥斯曼 (Haussmann) 的规划设计。古代和 19 世纪的建筑的调和非常成功，所有 20 世纪的方形建筑，大致上都摒于城（例外当然有）。而里昂，一下便由商业的现代踏入 19 世纪或 20 世纪初。走在城中的街道，仿佛走在巴黎没有游人的街道，建筑、行道、树都很相似，及至走到罗讷河畔，对岸简直像巴黎的右岸。人少，街道干净，走起来没有人挤人的感觉，又不像巴黎有些区那样的杂乱脏乱。这样说，不是说巴黎没有它特有的迷人处，我们在巴黎住过很多次，每次一个月以上，还是认为巴黎是我们看过的最美丽的城市。

从里昂中心广场 Bellecour 抬头一看，高山上一座盘踞在峰顶

的是壮丽的圣母院教堂，在太阳下白光熠熠，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
铁塔。这些是老城的标志。我们再步行到另外的一条河，塞纳河
(Seine)，穿过峻美红色的吊桥，再坐缆车上山，一出来就是教堂的
广场，此时教堂更亮白。进到里面，色彩缤纷，都是镶嵌的玻璃花
窗、镶嵌的细花墙壁，一派金枝玉叶的豪华气象。没想到，通道的
旋转楼梯带我们进入另一个境地，教堂下面有另一个教堂，朴素简
单，仿佛说是给平民、农民布衣阶级的，上面的教堂是为贵族而
设！我们当然知道教权与皇权一向勾结，从来不清白，但连作弥撒
都有阶级歧视，这样的宗教活动，便完全是一种伪善势利的行为。

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一间俯瞰整个下城的咖啡座，一看就知道这
不像巴黎。巴黎环视都看见各种尖塔、圆顶、多样的桥和拱门（如
凯旋门）、塔楼，许许多多美丽的标志，包括宏伟的铁塔所构成的
城景。这里看下去，尽是烟囱，虽然是很好看的烟囱，而唯一抢眼
（或者应该说碍眼）的建筑是丑陋的银行大楼。我们走了五六个小
时，累死了，回到旅馆附近的一家所谓美食的餐厅用餐，菜竟然尽
是盐巴。里昂，号称美食之城，不知从何说起。



普罗旺斯外：初识里昂 II

7月8日，星期二

早上买了一天用的车票，坐电车到织锦挂毯装饰艺术的博物馆。里昂是丝织中心，所以收藏极为丰富，由埃及、中东到东方织锦种种样本，绫罗绸缎、服饰、挂毯、织布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看了两个多小时，到午后一时，才走出来。简单吃过午饭后，我们坐地铁到市政府站。市政府前面是一个大广场，一片空阔，人不多，右面的一个马车雕塑的大喷泉，有几个母亲带着孩子在那里弄水，很温馨的画图。左面是艺术馆，中间的花园，四面竖列着美姿的铜像，可惜时间不巧，无法浏览其他的收藏。我们要看的丝的示范工作坊就在广场的里街，一下便找着，里面彩印彩绘的丝织品很多，以女用围巾最多。示范场当然也是一种推销的伎俩，让顾客看了制作过程的复杂，就觉得价钱值得，尤其是手绘的。

回到广场，我们信步到喜剧广场，也很空荡，在一个比较抽象比较现代的喷泉旁，有几对年轻的情侣在那里拍照。歌剧院也在那

里，建筑气势装饰比巴黎的歌剧院相去甚远。下午的太阳烈焰难忍，就决定坐巴士回旅馆休息。打算晚间再出来，到老城河边，看看夜景。

我们七时才出发，坐地铁。大概因为要穿过两条河底，地铁建得很深，两边上下都要走很长的电梯。老城的St Jean广场的巷内，是食街，非常热闹，一家接连一家的餐厅，不知从何选起，游人走来走去，也在挑选，大多时候是凭感觉。我们怕香烟的攻击，尤其是慈美，这么多人在吞云吐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我们的头盘鸡肉冻、火腿加南芥菜的沙拉还真不错，慈美点的板鸭肉也不错，我叫的类似鱼丸的主菜，粉多鱼肉少，没有味道，没有肌理，不敢恭维。饭后已经九时，走到河边，天还很亮，没有什么夜景可看。再走到 Bellecou的最中心区，人影疏落，有些灯虽然已经亮起，因为天不黑，街上又没有什么人，就没有华灯初上的气氛。走到罗讷河的大桥上，河的流势因广阔玉蓝，又干净无人，感觉很好。回头一看，夕阳红满天，上面印贴着宫殿型的建筑的塔影和教堂的塔影，右方红瓦一片，倚山而上，烟囱影子如林。里昂此时甚美，尤其是能在安静无人中细味。河边竟然没有咖啡座，如果有，我们也许会坐下来，再啜一杯，看夕阳沉入黑暗里，让带华灯河光的里昂从黑暗升起。但走了一天也够累得了，就坐电车回去。这时已经十时，灯色多些，但新的商业区的楼影单调难看。还是休息去吧，明天回普罗旺斯去。



回马尔格的圣荷曼去

7月9日，星期三

进入普罗旺斯沃克吕兹谷原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惯常地寻找丰都峰和Dentelle山群，竟然一片雾霭覆盖着。今天是第一次看不见远山，透明光亮了一个多月的天空，现在如此迷茫，有些奇怪的感觉。

晚饭过后（今天慈美又弄出美味的晚餐，烤牛肉上起码加了连壳的大蒜二十来瓣），灼突然发现天空大红，我们赶快走到阳台来看，金黄云彩上一抹水墨横空，色泽分秒在变。我们沏茶，嗑瓜子，细看色彩的变化，一种舒畅的悠远自心中升起。像许多相似的黄昏一样，这些夕阳将是我们最深的记忆之一。



最后的试酒

7月10日，星期四

我们经过这么多的酒乡，而过门不入，不太扫兴了吗？其实，不喝酒的我们，每顿晚餐都开始喝一点，入乡随俗，做半个普罗旺斯人。今天决定去试酒，顺便买一些送给瓦莱丽和伊恩，表示我们的谢意。我们没有找豪华设备的试酒场，只在吐列特小镇找一间不夸张的酒厂。试酒的仪式一样，但人的接触随意。我们惊异地发现，来买酒的人拿着一个桶，像加汽油那样灌入桶中，或者说，像从前在乡下买油、买醋、买酱油那样。这样的方式，我们在美国试酒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买酒的方式，说明饮酒的普及。也许来买酒的人是餐厅的人，大买，比较便宜，然后再分杯卖出。不知一般的家庭大聚餐会不会这样做。

今晚的夕阳，另有一番色彩，先是红潮密集，球形一片，继而黑云发紫，然后恢复一片深黑色，燕子窜飞其间。



再见，普罗旺斯！

7月12日，星期六

灼说，离开这个地方不再回来了，有点怪怪的，每天出去都回来，回来有家的感觉，虽然是临时的家，这里像一块磁铁，我们每天都要回来的核心。离开再不回来，确是有些不舍。

今天要走了，瓦莱丽和伊恩来道别，伊恩并带来两份小小的“刷物”，它们总是那样精致。

去加汽油，女主人已经和灼、乐芸认得，另有一番道别。

到了阿维尼翁车站，退还租的车子和上火车都很顺利。火车上，一路所见风景，因为个把月来天天见到，也就没有着意去看。说不看，还是看，因为已经被感染三十多天，一种熟识、一种眷恋的离情禁不住淡淡地浮泛在心头。

普罗旺斯 诗



红土心 / 红土脑 / 柔斯咏的原住民 / 梦是九颜八色 / 醒是九颜八色 / 百分之百的颜色主义者 / 建一个山城 / 横的旋律波动 / 直的对位升起……



马尔格的圣荷曼

空荡
弯弯曲曲上山的这条村子
无人
偶然渗入光亮再光亮
广阔无边的阳光里的教堂钟声
以及
古旧的木横梁
蓝调绿调的百叶窗
就是它唯一的话语
沉吟着一些生命故事和
等待着书写
也许永远不会被书写的历史
马尔格的圣荷曼小村
完完整整的冥思
双目闭合

人的非人的思虑
全然逐空
用缓慢再缓慢的律段
去看去感去梦
入
那一瞬
接
一瞬
活生生活泼泼
鲜明再鲜明的
细微的
一姿
一动
从葡萄田
半透明的绿叶
引向
十里
百里
千万里外
雾样的远山
和鸣响回荡的
天空里
燃烧的蔚蓝

2003.6.9



吐列特村广场的正午

教堂钟声响：起床
教堂钟声响：工作
教堂钟声响：时间寂止
所有店铺的大门都紧闭
所有的呼吸都慢下来
树液那样慢
在枝叶勃然摇动的法国梧桐
体内缓缓升起
酒吧里几个满脸通红的男子
饮着醉着打着盹
仿佛配合自然的动律
把正午最后的一杯
一滴一滴地啜饮
把说东家长西家短的声音
降到最低的沉吟

紧闭的百叶窗的后面作什么呢
枕边细语、做爱、打呼
当然还有
梦
宇宙那样大的梦
蓝白红
在钟声浪潮的大圈外

2003.6.10



高热下沃克吕兹的谷原

1

我们的凝视
看不见的
燃烧
天空，充溅着蓝
一种流质的水晶绿
涟涟闪烁
在翠玉的叶子上
空气，溶解为
几线蒸气
升向
太阳
巨大的
玻璃圆盖
在薄片薄片
微微蒸发的空气里

叶子找到它们的脉络

浓浓浅浅的绿

萝藤找到它们

最后成熟为果

适切的过程

我们的凝视

内向

燃烧

酝酿的语字

找到它们的音波

抖抖微颤

永不肯定

永不完成

不断重复

不断波动

形似不似

识不识

不断出生

谨慎地

蒸发流汗

指向

全然推向完整的

结局

2

太阳、鸟、钟声

我们的胸怀

伸进

伸出

无尽的辉亮的绿

葡萄田争相涌现

紫蓝的山与谷

时暗时明

从我们两肩

从红瓦的屋顶

从土色的城镇

升起又落下

入

远方迷茫

没有圆周的

圆里

太阳、鸟、钟声

进入

我们的裂眦

微微的颤动

一种升腾

手更灵活

眼睛更敏锐

脑更清明

颜色萌生

“橄榄林似银色

时而蓝

时而绿
铜色而
渐白在一种
橙粉红
甚至泥红的土上”¹

道说
万物
万变
依
万物
万变
安蒙斯(Ammos)
在风中看见
每瞬
都是一个新的沙丘

凯奇(Cage)
侧耳听
寂止
无尽的不知名的
微颤
小小甜美的袭击
使我们的感官
燃烧激荡，当我们
随着无尽空间的伸展
转折驰行

太阳、鸟、钟声……

入山

出山，当我们

依着毫不留情的太阳

光线刻刻细微的变化

颜色的爆炸

没有形式

莫奈

梵·高

塞尚

普罗旺斯

3

苦热不雨

好几个礼拜了

白刺刺的蜘蛛太阳

撒一个无形的网

光丝线线

一个庞大的水晶宫

没有出路

热气蒸气

汗珠淋淋

湿透了巨型的三温暖房

再没有可剥的皮肤

岩浆溶溶一球

即将爆发
地裂
肉焦
筋断
空气卜的一声
断裂
晶晶
闪烁的躯体
堆在
绿色的
乐园上
我们等待
苦热不雨

★

当地中海西北风²大作时
他们说
石头车
会把连根拔起的橡树
滚逐过半个大原
妒嫉与残暴
激荡猛烈
游唱诗人卡巴斯坦
心被挖出煮熟
血做酒
献给他不知情的情人白兰赛
“不能让别的肉和酒
玷污我的唇”

说完后袖随风起
她从戾堡城的鬼魔城岩飞下
据说某某受害者
被捆绑全身
丢入阿维尼翁畔的
罗讷河
当地中海西北风大作时
他们说
苦热无风
千百只燕子
长长的影子
像盲目的蝙蝠
用它们激动的羽翼
密织密织着黄昏

注 释：

1 梵·高给他弟弟 Theo 信上提到的话。
这种风叫作 mistral 于冷狂暴。



普罗旺斯夏天的落日

整整十天以后，
在午后九时，
沉重白热的罗网，
直径二百余里，
准备退却。
终于由两队黑鸟的嘴巴衔着，
一队向东飞，
一队向西飞，
拉成一条薄薄的橙红的线，
顿然碎成一球喷泻的紫云，
包起黑沉沉的葡萄田，
包起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呢喃呢喃的喷水池，
小城“索河上的岛屿”潺潺的运河，
博里斯蜂巢型的石头屋，
佛朗藪一匹一匹的酞紫的薰衣草，

方纳斯克累累的樱桃林，
德龙的桃杏，
梵·高燃烧的向日葵，
毫不留情的裂耳的蝉鸣，
沃克吕兹全部教堂同时敲响的钟声；
包起戾堡城鬼魔岩石废堡……
全部丢入我最后的一杯浓浓的espresso咖啡里，
我们一起沉入风雨交加黑旋风的梦里。

2003.6.17



维 松

确然真切的古罗马
当然不是数码的确然真切
从咖啡座
我们伸手触摸
Fouilles Puym
回廊式的庞贝门
我们从纪念品店
一步踏入
Fouilles de la Villasse
罗马的贵族住宅
镶嵌细花纹清色亮
罗马的华清池
轻歌笑语洗凝脂
海豚门钮上仿佛是
湿湿的手温

在罗马会堂旁边
我们同时抚摸着
具体的
两个历史两种生命
两种权力的部署
礼拜天的赶集
惯常地
迎来
古罗马的商人
普罗旺斯沃克吕兹的顾客
巴黎伦敦
德国美国中国全亚洲的访客
滑鼠一动一按
一按
全不见了
一按
全都出现
确然真切永远
他们这样说
当然不是触觉的冷暖
像这些廊柱明镜那样
确然真切
在那里
风摧雨箭地震裂
多少人事变迁
多少朝代湮灭
未改变

石头这垂直的历史时间
看，这条跨在乌位沙河上的
罗马石桥
千洪万火无损伤

.6 2103



沃克吕兹泉

浮在水上的
小城“索河上的岛屿”
勒内·夏尔迹写的
水獭、河狸、鳙鱼、鳊鱼：
遥远的记忆
五条支流十条岸
染织、制皮的
水轮：青苔满盖的
纪念碑
我们沿着索河
逆流而上
两岸高大的法国梧桐
弯入舒解的凉荫
弯出怖人的阳光
到湿气热气

和卡维昂主教
(好遥远啊)
石色荒芜的夏宫
重重压下的
沉灰的岩洞
去体验水源的伟力
冲射，奔腾
马蹄的雷动
白色的马鬃，翡翠的身体
驱着长长的水草
刻石为岸
长驱无阻
去感受水源的伟力
如何使一个意大利诗人
宣布：
我的罗马，我的雅典，我的故乡
和写就这么多光环夺目的商籁
把它的情人刻成金玉
不要弄错啊
我们是来见证
索河呼吸的伟力
我没有奢望
要呼唤诗人彼特拉克
或请罗拉来茶话

2003.6.8



尼 翁

正午
尼翁全城空巷
不是惯常的
午休
全城涌向
市中心大道的两旁
在烧灼的大太阳下
等两个小时
只为瞄一眼
Dauphine单车赛
闪过两秒钟
在广场的另一面
在几棵病兮兮的法国梧桐下
几个年老的“正宗普罗旺斯人”
慢条斯理地

瞄准，推敲力度
然后把铅球
丢向命定的目标

2003.6.9



古罗马桥下

在一条剥落的古罗马桥下
几个男女
把他们裸露的躯体
浸在半干的爱古尔河的
一湾水里
像他们古代的前驱
要击退炎夏蒸腾的热

2003.6.9



维尔滴幽

如果维尔滴幽这个小镇
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个广场
也就够了
四棵巨大的法国梧桐
叶叠叶
枝缠枝
好一个
最最清凉的大树伞
把太阳筛成
光珠子
来应和
那仿佛永远的喷泉
韵律鲜明的水滴
我和你

可以聊上几个小时
饮咖啡
饮啤酒
或吃一块
闻名远近的流动比萨车的
比萨

2003.6.12



异乡蝉夏

蝉声
好密
好尖
切入
德龙山区的
白云石峰
所有的树都颤抖
所有的阳光
都粉碎成
玻璃碎片
巨大的黑蚂蚁
爬得满桥
我们倚着
去看
乌位沙河

点点滴滴
呜咽
消失
在山的转角

2003.6.15



塞古瑞

从葡萄田往上看
塞古瑞
是一大块石灰石
削直而下
或上
细致地回响着
花边似的
或者说应该牙齿似的
Dentelle脉
切入天空

进来吧
进来吧
石头街
曲折的街

每次只流露
一点点的美
好让我们细细玩味
紫藤与天竺葵棚下
精细的铁花招牌
一道古门
剥落的趣味
一个喷泉
四个胖小天使的小嘴
吐出无尽的故事
一道矮门
开入
迷人的工作室
密密麻麻的
圣诞泥偶
艺术陶瓷
纪念品
记忆
远古的
明窗
迷茫蓝色的远山
无限地延展

2003.6.13



山村布朗特

我们闪入
一瓣
绿松插天的山
入另一瓣
深绿
另一瓣
着光
另一瓣
着影
一片绿墙
包裹着
另一片绿墙
直到
花心
璨黄的金雀花

俯视
菩提树花
橄榄绿点点的飞舞
下面
曲折的灰黑的
下坡的路
土黄土红的屋顶
一间叠一间
叠叠高升
直至
梳风
拂云的
废堡的城堞
布朗特
在山花心脏的最深处
在寂止的零里
瓣瓣的山裹着
把疯狂的尘世
野蛮暴戾混浊悲情的
噪音完全隔绝
由石灰石的巨灵
丰都峰守护着
一种寂止
生动活泼
一些午餐自发的朗笑
一些开怀爽快的招呼
乡土人情

活生生的生活画
在寂止的零里
在山花心脏的最深处

2003.6.15



酊紫薰衣草田

让我们穿越
长长长长的
风吹过的酊紫薰衣草田
把它们醇香
带到我们的
浴缸
床
与
早餐桌上

0032.6.17



哥尔德

哥尔德
从巍巍独立的石壁
登高一呼
在深谷里
所有压扁的房子和树木
都静听都颤抖

2003.6.17



柔斯咏的诞生

从一万里
遮隔太阳的
葡萄叶绿
樱桃林绿
松绿
山绿
耐心的火滋养的泥土
冲破地壳
如花如醉的
万种风情地跑出来
垂壁条条
发亮的红
烧灼的赭
煨黄
烧灼的橙
洋红
煨黄
茜红

雪茄赭
几条溶溶的红
刚从窑里出来
氧气凝混
突变为钴蓝
垂着
一条十七色调红土的瀑布
直下
直下
垂直对位的弦
直下
到最深的
音韵回荡的山谷
红土心
红土脑
柔斯咏的原住民
梦是九颜八色
醒是九颜八色
百分之百的颜色主义者
建一个山城
横的旋律波动
直的对位升起
红色炫目阳光闪闪地渗入
斑岩，玛瑙
跃过烧灼的赭
烧灼的煨黄
倚着

洋红
当盲目的橙色
肩起
茜红
一抹烧灼的赧赭
在半空中
完成了红土
千万种蜕变
一条红赭黄橙
胭红石灰的
村子
蓝百叶窗
点衬着
红花
酊紫的百叶窗
点衬着
黄花
翠绿百叶窗
点衬着
紫花
橄榄灰的百叶窗
点衬着
粉红闪烁的花
一村游动的灯光
一下子
把山、谷、河、天全然照亮

2003.6.17



在芦马琳加缪的墓前

没想到我们竟要努力去找才找到
躲藏在一些薰衣草后面
一个小小的牌子
大概是一个有心人所留下
让远方来拜望的如我
日夜不眠由台湾
奔驰至此
可以找到你安息之地
日夜不眠
我们的脑海一片空白
当我们听见你失事的那一天
不眠是那些日夜
爆炸性的荒谬
我们全都是你说的L'étranger
一个栏栅八面的“家”中的

局外人 / 异乡人
白色恐怖
冷战
是两块
我们要推的
石头
我们手、指俱裂
你是明灯
突然
灭绝
一朵小小的火焰
孕育了我们
我们成熟
而被织入
一个迷阵
我们织就的
织锦画
密织错乱
连珀涅罗珀 (Penelope)
也无从拆解

2003.6.18



阿普特

混浊的泡沫
从蜜饯工厂吐出
阿普特市中心的
库朗河
被攻击性的水草
呃死
太阳下发臭
入夜震耳欲聋
青蛙
相争清喉咙

2003.6.17



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花上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
在米拉波大道上
细细啜饮
一杯浓浓的咖啡
看世界
疯狂或快乐
走过
听现代的游唱诗人
倾出心肺
或听长满青苔的喷泉
隐约的呢喃
呢喃着
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这就是
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那里
所有的女子都苗条
所有的走动都摇荡

2003.6.18



圣维克图瓦山

岩浆一大片涌升

滚沸腾腾

内在的爆炸

热气

争夺出路

波浪

巨大、细小

状奇形怪

不断变化

无定律

上下波动

形成去形

去形成形

突然因

急冻而停止

无动仍动
动仍无动
现在
回到万万年前
推到万万年后
而这就是
塞尚的虹彩的混沌
我们称之为现代
而Ionian称之为
rhythm

2003.6.19



嘉德水道桥：冥思

1

大家都知道这原是
数百里长罗马输水道的一个片断
如此之庞大
我们很难称之为
缺陷

2

一个雄伟的细节
要我们找
一条故事线
开始在 Uzès
终结在 Nîmes
两段长长的中间
如何去想象？

如何去重建？

3

试试 Christo

嘉德水道桥

是身体

他扎建在

两边

山山谷谷的帆布

就是翅膀

即将展翼冲天

4

试试Sorbi的

考古人类学的寻索

它的生它的死

如此细腻如此典雅的

重新穿织

闪光入里见雄奇

马上就又失去

在我们永久的欲望

为我们自己完成

现代后现代的论述

5

Nimes 有的是水

为什么要建如此惊人的输水道？

权力权力权力权力
是要造一个权力的征象
来制服“异议者”
为什么要送战舰火箭年轻人
到美国以外的国家作战？
权力权力权力是权力
永不满足的胃口
这
必然就是
他们共同的论述
也许也是命运

2003.6.25

注 释：

1 Christo (1935 克里斯托，以包装出名的环境艺术家，出名的作品包括把巴黎塞纳河上的“新”桥和柏林德国会大厦包成一件作品；另一件出名的作品是在加州，以大幅风帆连成一线，翻山越岭，甚为壮观。

2 Sol 索宾，一个长久住在普罗旺斯的美国诗人，他的 *Luminous Debris: Reflections on Vestige in Provence and Languedo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条输水道的一章，探讨现在已经看不见的部分的历史缘由，考证考古都非常动人。



阿 尔 I

第一个后现代现象
两根巨大的柯林式的廊柱
顶住毫不对称的
山形墙的两块破角
硬硬地填入Forum广场
Nord-Pinud旅馆的门面
择句乱插的“肉菜杂烩”
如传染病那样流行
到处可见什么形式都有
梵·高就不是梵·高
如果不明信片化
海报化
餐垫化
钥匙圈化
钉满了

整个阿尔城
一个不了解梵·高的城市
不明白
火样的颜色和线条
使花、光、星、太阳
炫目闪烁
更像斗兽场空瞪的眼眶
多于，比方，他发疯的
迷幻奇像
这还不够残忍
他的医院要框成
他画的模样
提醒的标签
复制的画样
咖啡座一片黄
干脆叫它梵·高咖啡厅！
公园
Alscamps
Alpille 山群
Langlo 溪
都一样
无一放过
拟象
择句
文本、论述——被谋杀
记忆减缩又减缩
远古的剧场

康士坦丁的温泉的
遗迹
都变得多余
阿尔城
商品的城市
阿尔城本身
一个闪烁闪烁的大商品
在罗纳河畔
有死鱼浮泛

2003.6.28



阿 尔 II

“但人群是宏丽的，一大堆多彩的群众叠坐在斗兽场的座位上，巨大的圆环投下光与影的太阳效果非常动人。”

——梵·高给 E. Bernar 的信

“精英”的旅客
一天醒来
发现身在哄闹的赶集中
仿佛
一夜间雨后春笋地出现
在里瑟（Lice）大道上
长颈鹿树皮的法国梧桐下
摆摊的阿尔普罗旺斯人
高额头低额头
种种肤色
口音多韵
都土生土长
卖者买者都一样
热烈爽朗地讨价还价
率意、自然
活泼泼、意气风发
自凯撒大帝那时开始

2006.6.28



普罗旺斯的戾堡

小爱尔比岩峰顶上的
废堡
空空的眼眶
在月黑无星的夜里
浮溢着
争夺、谋杀、血
现代给它的生命续约
种种恐怖的情事
武士打斗
杀杀杀杀
全都星光灿烂
包装为游戏
和迪斯尼一路
废堡再一次废了

.2803.6



阿尔代什河谷

经过一万年
冰河缓慢地磨流
两里长的石壁
终于被推开
阻隔在深渊
两看如镜像
包括那曾经包裹着心的
一半的心房

2003.7.2



苦热一月后的雨

一雨
万树泉
雨歇
千朵云花喷起
在山后涌动
天空奇蓝
在一切蓝之上
空气如此清澈
连远山的褶皱都可以看见

2003.7.3



丰都山

1

猛烈的山风

突然

刺耳的蝉声

全都静下来

松林簌簌

潮涌

涛声

跨越山山谷谷

跨越日月年

一个小孩子

在山峰

与南中国腾腾大海间

沉入冥思里

2

山连

深谷连

飞峰

连绵峻岭连

百刃深豁

漫向千云万雾

全都在我们脚下

它们不说话

宏大的寂止

在半空中

一只老鹰，逗着我们

让身体跌落

垂直

好深好深

“啊”一声正到嘴边

它翅膀触着升起的风

滑动

那么轻易地

那么闲逸地

滑走

3

男人在峰顶上

建一根

男性的尖塔

要四方来朝拜

4

从四方看

尖塔

只是大地母亲雪白胸部的

奶头

喂着云

喂着天空

喂着你和我

5

没有山防风

风这么强劲

我们如尘粒

让我拉紧你

不然我会被吹走

6

是云移着塔呢

还是塔移着云

地球转得

眩晕的快

让我抓着手

不然我会跌入天空

7

始终不明白

彼特拉克为什么

在 1335 年
在丰都峰顶上
为看风景而自疚
说灵魂才是我们冥思的对象
当人类只不过是
天籁全合奏中的
一个乐句

2003.7.14